





西塘先生集序



西塘先生者宋上流民圖鄭

公俠也公吾邑人而從其父宦

金陵讀書僧舍故金陵有祠

余官留曹嘗與今大學士李

公及同鄉諸君葺之而焦太



史為余言秘閣有西塘先生  
集未之見也頃余從閣中索  
而觀之乃宋隆興間公之孫  
嘉正知建昌軍時所刻其書  
尚完善詩若文共若干卷其  
詞格大較不能出宋人上而

至于君臣朋友之際忠愛惻  
怛之情淋漓反覆不能自己  
蓋亦屈大夫賈太傅後所僅  
見者自宋室播遷典章文物  
淪於草莽其冊府之所藏士  
大夫之所論著大率湮滅無



傳而公之詩文乃獨無恙而又  
更勝國以至我

明夷狄兵火之災不知凡幾猶  
能歸然於天祿石渠之間也  
此非有神物呵護何以能然  
然公集雖存世無從見而余

去公五百餘年乃獲以鄉里  
末學備員綸扉茲而讀之亦  
是奇事因令人抄錄寄之南  
都授同郡董崇相陳元凱曹  
能始三君校之而崇相稍為刪  
其繁複僅存若干卷以質於



余余復加汰焉乃始授梓因竊  
歎以公之文使非其人品卓絕忠  
肝義膽與日月並懸豈能使  
數百年後見之者蹶然興思  
肅然起敬唯恐其傳之不廣  
一至此乎而與公同時如章惇

呂惠卿之徒皆有才名假使  
遺集而在人將嘔噦唾棄同  
於糞壤誰復顧而問之然則  
文章之在天地間真以人重而  
工拙好醜又其餘耳余與崇  
相元凱能始皆嘗寘力於文



辭其工拙不知視公何如要  
使後世能歛然興思肅然起  
敬如公茲集固未易言也此  
余與宗相輩所當交相勗  
者也故書而弁之以志感  
焉

萬曆己酉春月禮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同里後學  
葉向高謹書



西塘先生文集舊序

陽湖陶氏

祖舜為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既冠與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竊第東還則公亾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為大慶居士自叙而讀之有曰幽暗閭寂此正祗鬼着眼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已不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



所行與夫居鄉黨處患難無一不合於道者蓋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詠雪詩見賞遂游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詭隨持論益堅其篤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論素合公坐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言使友人不敢暱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此自爲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貶顛跌艱阨初無慘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

徜徉里閭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責了無遺恨尚能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邊之句則又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末槩見于此聲名雖暴於一時道業不顯于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爲詞章雖數千萬言特公之餘事耳公之生平著述類多散逸公之孫嘉正毫聯緜緝僅得其十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尚也學者倘能由斯文以究先生之學之守誠可爲末俗無特操者之戒云先生諱俠字介夫西塘蓋



西塘先生文集序  
其所居之地名也

隆興二年十月朔日菓山黃祖舜序

先大父隆興甲申守盱江以所藏高大父  
教授朝奉西塘遺文叙緝成編蒙大資黃  
公爲之序遂刊寘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  
道丁亥簡肅侍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  
刪其代人作者又錄高大父之言行附于  
末鋟板郡齋淳熙改元太師左丞相史公  
出帥鄉邦復取斯集親爲題跋而刊之皆

以大資黃公所爲序冠之篇首嘉定庚午  
元清備數金陵酒掾因思盱江所刊之本  
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秘  
閣忽謂於郡侯張寺簿有疇昔之好特爲  
貽書及之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  
篇帙不紊顛末但其序已不復存得非歲  
久而遂亾之邪元清敬取篋中所藏副本  
繕寫命工鏤之亟附便郵還寘盱江書庫  
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一日元孫



承議郎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  
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元清拜手謹書

西塘集目錄

一卷

進流民圖疏

書三月廿六以後事目

免行錢事

市利錢

放稅錢三十文以下

開食糶米

流民

陷兵

繪城外及開封人折賣瓦木等事

十一月初一日奏狀



西塘先生文集 目錄  
二卷

大慶居士序

送王君玉秀才序

冠義付嘉正

方聖然字序

方道全字序

三杜兄弟字序

潮州吳致之字序

游子舟字序

譚文初字序

王亮弼字序

王時道字序

友德齋序

晉公曳尾堂詩序

林明中持服詩序

題郭舜與夫子十哲像

題孫子和宅夫子像

三卷

來喜園記

望闕臺記

惠州守陳文惠祠記

英州應龍祠記

連州靈禧真君記

連州重修車陂記

鄧子山遊初軒記

韶石軒記

連州新修都景樓記

清懷閣記

吳子野歲寒堂記

泉州進士題名記

陳彥遠尚友齋記



李天與五經軒記 豫順堂記

新修南山聖壽禪寺記

四卷

懷集林府君墓誌 謝夫人墓表

劉公南墓表 太孺人王氏誌

五卷

代到任謁宣聖文 代釋奠文

代秋釋奠文 代再任謁宣聖文

代謁諸廟文 代再任謁諸廟文

代英州城隍廟慶祭文

代祭社稷祈雨文 代龍潭祈雨文

代祭風師文 代祭崇應公祈雨文

代祭顯應王祈雨文

代辭廣利王文 代林公祭進寶廟文

賽謝明化寺土地文

祭韓文公文 祭葉成甫文

祭文舉 祭安之

祭蕭仲翔 共伯禮祭執方



西塘先生文集 目錄  
先考辭堂祭

六卷

上王荆公書

上致政歐陽少師書

荅歐陽孚仲書

復李君寶知縣

上朱舍人

上泉守蔣大夫

代上憲使書

代達夫再干提舉書

代慶餘辨疑

代成甫干曾漕

代上廣西運使

代上徐運使

代干鈐轄諫議

代李秘校乞侍養

代介公再求京狀

七卷

代連州謝宣諭表

代韶州謝宣諭表

代謝太皇太后

代謝錢監減年轉官表

代連州謝宣賜曆日

代太守謝宣賜曆日

代謝太皇太后曆日

代廖英州受子恩謝表



代林丈再任謝表  
代柯丈覃恩轉朝議表

代進奉同天節銀表

代太守謝泉州到任表

代賀太皇生日表  
代到任謝表

代英州賀平交州表

代賀興龍節表  
代太守謝表

代受州勅謝表

代柯丈謝除龍圖知福州表

八卷

謝蘓子瞻端明啟  
受恩復官謝啟

謝廣州朱經畧啟  
謝祖提刑啟

侯福建漕徐郎中啟

謝陳刑部啟  
謝曹運判啟

邵武謝漕使啟  
侯運副石太丞啟

代謝帥及提舉啟  
代侯安撫內翰啟

代文初謝許憲啟  
代謝僕射相公啟

代謝章相公啟  
代謝右丞啟

代林丈賀王帥啟  
代連州謝漕啟



西塘先生文集 目錄  
代林文侯陳察使啟

代謝座師啟

代太守謝帥啟

代文初謝職官啟

代太守謝憲漕啟

代太守謝舉大藩啟

九卷

謝萊州太守荅詩

謝曹公

觀孔義甫與謝丈致仕詩有感

送陳守仁入太學

臘月十八呈子京

示潮州吳宅三甥

示女子

六鏢助潮士鍾平仲

再到吳子野歲寒堂

和孔義再送謝丈致仕

古交行

教子孫讀書

次韻种道行衙賞蓮花

公悅席上送周如京

贈雲門居士

送聲父

謝太守惠酒

上曹大夫

醉翁行贈黎師醇



江亭與程瞿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因成

送杜靖國知連州 紀連守植道傍木

示廬山寺勝老 次韻子發勸酒

贈余純臣通判 和李天與秀才

上知郡承議 連州斛嶺寨井

苞苴行 陳元叟清軒 五言律

季冬桃花 次韻嚴巨孟 三首

和孟堅二月晦出城 二首

瑞像閣同楊驥雪夜飲酒

和荆公何處難忘酒詩

和叔粲滄浪亭 七言律

題仁王橫山閣 次張子京遊天王湖作

同子忠上西樓 次韻陳秀才告別之作

次韻子京早春雨中

贈陳通直致仕願壽軒

送林六秀才之廣勸其早歸

次孟堅初冬晴和見梨桃二花作

次張君舉秀才 題願軒



次韻環翠亭

仲常龍圖自廣中移帥閩

次張漢公言懷

次韻太守仁智堂

次韻春登樓

幽居

次韻李天與張温夫

辭謝諸相知見招

上蘇端明首二

辭方公悅

次韻清溪樊主簿

次韻余純臣通判球瑯軒

次韻余倅籠碧軒

次韻廣州梁有為秀才

烟雨樓

示潮州妹子

次韻子京下元雨過對月

元符放還謝英守何智翁

和子京霜字見寄

次韻趙資道秋夜聞角

次韻知郡登高言懷

次韻杜幕春日

次張伯時以再任為賀

次韻子京述懷

次韻麻江橋

次韻張老見贈

觀碁五言排律

謝工部徘徊堂

七言排律



集鷗渚 五言絕

忘機亭

孤嶼亭

芳泚亭

讀史

論誠

和蔡公上巳 七言絕

閉戶

漁家

見遠亭

大水除廳前小屋

宴十五約重陽飲患無登高處

出御史臺

道中見以索牽五六十人監理錢者

題靈峯平步亭

謾成

十卷

宋史本傳

宋夏之文撰公墓誌

宋謝鳳述公傳

宋景定建康志介夫傳

宋太常博士劉靖之謚議

宋著作佐郎李傳道覆謚議

宋景定建康志一拂祠上梁

宋建炎二年奉安鄭先生文

明萬曆二十年應天諸生請建一拂祠呈文



三十一年應天諸生請舉鄭黃二公祠典文

應天府祭文

八閩公祭文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一拂先生祠錄序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一

上皇帝論新法進流民圖

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  
雨麥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街  
市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  
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  
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  
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  
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



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于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轉禍為福者耳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社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何如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一  
二  
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贖其上今陛下之  
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  
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  
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  
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  
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  
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  
布于中外君臣之義若腹心手足然君唱于上  
臣和于下主發于內臣應于外而休嘉之德下

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傲則  
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之心而群臣所以  
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陛下所以駕御之道  
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  
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于道傍則  
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于其父則不知德此庸  
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徃徃如此若臣所聞則  
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  
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乃若思慮



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  
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于邦國若  
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饜觀  
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  
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主  
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于君父  
與其苟容于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  
避萬死深冒千萬重之天閹以告訴于陛下者  
凡以上畏天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

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切聞南征西  
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  
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  
桑伐棗折壞廬舍而賣于城市輸官糴粟遑遑  
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聞謹  
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  
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  
甚于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  
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干冒冕旒

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所行事目

三月二十六日狀於本門勾馬遞于銀臺通進司投下狀云奏為密急事所有俠擅發馬遞之罪仍乞奏勘甘伏重罪不辭時韓維判銀臺通進司特為奏仍一面收遞舖兵士送開封即時具俠擅發馬遞事取旨其狀并圖到御前日已過午後聞說上反覆看狀并圖長嘘者數四即

袖其書并圖是夜上于寢殿中不復眠寐直至早朝便有旨差韓維體量免行錢事先放元不係行人投納到免行錢一萬三千餘貫又的實計逐年免行錢於所須用外並放差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事差官于在京諸寺開倉糶米放商稅務及諸門商稅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具熙河未用兵已前所管若干兵只今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三司歲入若干出若干熙寧已後歲入若



于出若干令熙河路供具自用兵以來所出步  
騎兵若干今存若干令河東河北陝西諸路具  
民物因何流離如是衆多有旨青苗免役權罷  
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如此之類有十八件又至  
三十日晚令韓維草責躬詔四月初一日降下  
至初四日晚得雨初五日一日一夜大雨初六  
日早朝上出俠所進狀并圖宣示宰執責以所  
奏皆云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寧雖三代  
堯舜無以過今來外事乃如此王安石而下各

謝罪安石當日不入中書即時遷定力寺乞出  
當日諸公方知三月二十七日所行盡因俠所  
入文字或以爲擅發馬遞奏事驚御或以爲心  
狂或以非毀良法乞追逮付所司勘罪御史臺  
直請以俠付臺推勘先是銀臺通政司具俠擅  
發馬遞取旨已蒙放罪至是乃有旨下開封取  
勘又京城官僚中甚有作書應初一之詔者至  
此皆不敢進而姦佞之輩日夜魘函投進文字  
乞留王安石守新法乞治俠狂妄之罪已而本



月十一十二間因熙河小捷群姦乘是力詆俠  
堅乞守新法留王安石至十五日京師傳說呂  
惠卿鄧綰輩泣上前乞留安石忽十六日安石  
上殿當晚鎖院明日安石出金陵以韓絳相呂  
惠卿叅政俠以此上書不已自十七日開封文  
字取勘擅發馬遞之罪即時招伏仍申開封元  
不干遞舖之事乃是俠自出頭子勾馬遞稱爲  
奏密急事不得暫頃住滯亦蒙爲奏得釋舖兵  
之罪具伏認狀自四月十七日上聞說後來中

書收下直至六月十三日忽行下刑部定合罰  
銅十斤放奉聖旨依奏仍特免勒停凡在京近  
百餘日只候郊禮過授一廣南福建差遣出京  
以左右大臣之誣罔至尊日甚十一月初一日  
復入文字極指其事乞賜臨問是月初五日准  
勅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初六日受  
勅初七日押出門初九日行至陳州且三日忽  
見開封府差人到陳州勾迴莫知所由至太康  
忽見舒亶來搜衣籠文字櫃等已而到御史獄



方知是初九日呂惠卿於上前進言上問鄭俠  
 一小官如青苗免役等事容於道路間得聞至  
 如被甲登殿禁中君臣對面之言何聞之速且  
 詳也呂惠卿對以此皆韓絳馮京以其事導使  
 之言也上曰韓絳馮京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之  
 事却不自言乃令鄭俠言之何也當日韓絳遷  
 定力寺乞出而馮京十一日早朝留身事訖上  
 從容問卿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之事何惜自言  
 乃委曲令鄭俠入文字他小官論列朝廷大事  
 理自不順略行貶竄物論甚不然京乃驚奏云  
 臣與鄭俠素不相識上且疑之京退朝知雜張  
 琥入文字風聞鄭俠所言盡是馮京諷導本人  
 使之進言按京身備輔弼與國同體知朝廷事  
 有不便不自奏陳乃結交小人使之肆意謗訕  
 朝政京奏臣與鄭俠素不相識已曾面具奏聞  
 今來朝臣有言臣不敢自辨所有鄭俠雖赴貶  
 所未遠乞賜追迴對證庶幾虛實有歸故有御  
 史之獄也



免行錢事

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須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少缺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官今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衆出錢官爲預收買准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即出賣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於行人不至于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錢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

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泊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富者之幸貧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指揮元不係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易與納免行錢人爭利仰各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十餘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丞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



子細陳述相次聞已有指揮此少擎負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踰萬緡之數三月二十七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 市利錢

建言者以諸門及本務稅錢額虧折皆是官員饒稅過多而吏人受財共偷瞞不知乃爲市易拘攔商旅入務官買以及商旅不行稅乃大虧也遂立條約專攔皆有食錢官員不得饒稅專攔取錢依倉法官員妄饒稅並停替仍會問諸

處申約官稅一百專攔等合得事例錢十文官中遂以爲定例每納稅錢一百文別取客人事例錢六文以給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弊於申收事例錢項即聲說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爲所收事例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謂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錢十文只如苧麻一斤收錢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錢五文却問客人別要事例錢十文本門爲不便申省及市易司並不施行致客人爲事例故



累與專攔相拖拽云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我要甚事例錢必須取條貫分明詳諭方肯納錢而去不三五日間適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狀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並放是納稅錢及三百文以上方有市利錢三百文以下稅錢者皆無市利錢矣看詳有司當立法時取專攔所得市利錢以供專攔逐月食錢不曰事例錢而以市利名之者蓋取孟子所謂有賤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爲名是賤之也又從而多取之以益官豈不謬哉宜乎聖上聞之自三百以下稅錢並不收市利也

稅錢三十文以下放

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逕過河陝西北客之過東南亦然蓋諸門皆准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官賣以此商稅大虧上下通同瞞昧朝廷乃以諸門近多饒稅以致大虧折遂立專攔等倉法而監官饒稅一文以上並停替以此稅錢嚴



西坡先生集卷之一  
十一  
緊凡出城門之人但是二頂頭巾十數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類無不先赴都務印稅方給引照會出門一日之間至數百道引目出門不過收三五文稅錢並須得引照會門頭方肯放過不然即斷罪抽分大可駭笑及三月二十六日奏上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三十文以下稅錢並放無是紛紛可鄙惡事矣

### 開倉糶米

自三月初十日以來聞知市易司抵當米往支十一日以後聞米價日有增長自八十五文一斛增至二十五日米一斛一百五文准三月二十七日本勅京城差官於諸寺舍糶米當日米價頓減至三月三十日在市米價斛七十五文初青苗免役欠負既多人無從出故市易許以田宅店邸之類抵當官米出糶傳聞官米每石價錢并息共一貫而抵當官米者在京賣商每斛只得七十五文春籩而糶乃八十五此不惟青苗免役之人且少解追理之急又京城米價賴



之而稍平計其請領出倉在京每石已無二百五十不知其計會請領與還納入官時別無費乎凡官中欲以錢斛紆民未嘗轉急之皆此類也

### 流民

自熙寧六年冬流離相繼至七年春夏間不知其幾千萬人每風砂霾噎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或二三十人或三五百人各各自有群伴然而衣服藍縷雖車乘之上亦

止是鍋釜一二隻破籠弊甑瓦器之類問其徙之因皆曰仍歲蝗旱走南方趨熟其實亦兵師之方百物踊貴無計自活乃如是流移離去其邦土過京而南東皆陂樓野宿採鳧茈野菜之類以爲食其間有稍富者問其徙之因曰貧富大小之家皆相依倚以成貧者依富小者依大所以養其貧且小富者亦依貧以成其富而大者亦依小以成其大富者大者不過有財帛倉廩之屬小民無田宅皆客於人其負販耕耘無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一  
非出息以取本於富且大者而後富者日以富  
而以其田宅之客爲力今貧者小者旣已流遷  
田無人耕宅無人居財帛菽粟之在廩庾衆暴  
群至負之而去誰與守者此所以不得不隨而  
流遷者也神宗皇帝所爲大動聖念者惟圖中  
所繪畫流民一事雖然其羸瘠愁苦身無全衣  
老幼累累豈小兒子學畫者所能髣髴及三月  
二十七日聖旨令河北東西陝輔諸處供析民  
物何故如此流離聞所以還報者皆云只是此  
少趁熟之人別無大段流離又云此等人南北  
下各有田名鷲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  
皆重誣聖聽九重之間何緣得民間共質苦樂  
之事哉

### 陷兵

癸丑甲寅之間熙河用兵安上門最近諸營每  
子弟一人歸約空書半擔而來自門入向晚左  
右前後盡哭泣聲蓋戰沒之家屬得書而泣也  
傳聞戰鬪折傷常倍所得之捷蓋有陷萬而得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一  
千不可據也三月二十七日勅旨會問諸處未  
用兵以來所管兵數與見存兵數若干以實報  
熙河之兵立寢罷矣

圖繪城外民及開封人戶拆屋賣瓦木等  
事

門外之人自三月初以來已聞艱乏多食粗糲  
忽米價稍增漸聞有糴麥麩買麻粃拌雜糠米  
以爲食大率流民在陂野者多此門外所以日  
見如此之事故圖中有糴麩市粃之人其折屋  
賣梁柱甃瓦之類皆小車載之或二三人扛負  
相繼于道其頸皆加錮而舁木植甃瓦以賣城  
市問其所因而知其爲少欠官錢之人圖中是  
以有此拆屋賣瓦木之人

十一月初一日奏狀

十一月初一日狀蓋爲大臣誣罔至尊絕不近  
理彼皆有所憑恃而後敢爲使人憤惋不能已  
是以入文字凡事皆畫一一如大臣對陛下皆  
云河東北陝輔之流移者南方有鸞子田之說



臣乞勘會河東北陝輔之民自去冬今春流移至今不已何人其在南方有田者云云其一項言大臣對御多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邊鄙背叛用兵不已爲天數者臣乞問其人爲學周公耶學孔子耶學孟子耶周公作無逸歷陳人君之享國三四十年或五六年皆由人君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康寧則有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生則逸則有短又曰惟不欽厥德乃早墜厥命使周公相陛下而

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兵革不息如此周公曰天數乎孔子告哀公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殃不能加也使孔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孔子曰天數乎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又曰王無罪歲使孟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乎此孟子曰天數乎然則群臣所爲學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爲人而所以相陛



下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存心則陛下獨力  
 何以爲天下臣所謂陛下獨力者謂無臣也所  
 謂陛下無臣者非無群臣也無大臣也所謂大  
 臣非謂大佩高蓋秉執大政日食萬錢以自肥  
 膾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已其高爵重祿則  
 日歸於已清資美職則分授子弟中使相望於  
 道路黃金並聚于私室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  
 四方背侮兵革不息則曰天數此爲大臣則屠  
 沽僕隸誰不克爲如被甲登殿等事臺諫如芻  
 靈木偶之類皆所畫一右願陛下登宣德門召  
 文武百官京城之民以臣狀宣示如衆說以臣  
 之言是則望陛下稍稍懲戢左右近臣使無得  
 公然肆誕以戕害萬姓危玷社稷如衆以臣言  
 爲非即乞斬臣于衆人之前以塞京師流言洶  
 洶之路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二

大慶居士序

居士福州福清人鄭其姓也俠其名也介夫其字也光州司法叅軍監在京安上門其官也而英州朱塘之滯其竄逐所卜居也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又得釋氏而後大明孔子之道以三人名號不同耳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歷代史載至於醫方小說見必取讀其於民物有補毫髮無不留意此其學也以爲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與上下四方俯  
仰回環之直一蟬之翼合上下四方通爲一  
物亦若是此其識也以爲智生於是非而成於  
毀譽與祇鬼禍福朝廷廢黜相爲表裏也故雖  
對妻孥莫敢溢人美惡謂幽暗閭寂此正祇鬼  
着眼處是以莫或自欺于方寸而上不諛公卿  
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此其守  
也惟君爲堯舜民復太古一飯一衣而四方萬  
里同飽煖也一憂一樂四方萬里同欣戚也夔  
古之上無窮之下大之天地細至鱗介猶若是  
也而功無尸物無府此其志也其視先後古今  
等人與我等我與人等衆生與佛等佛與衆生  
等無一物乃入於無取無舍卽非非離以大清  
淨圓攝爲我住止是曰居士而大慶云者所居  
之山名也

送王君玉秀才序

觴深之淵舟人操舟若神沒焉未嘗見舟而復  
操之也不知水之爲可惧而無以撓其內故也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使其慄慄懷懼雖溝池之大不敢以涉而跣步  
不進矣况所謂驚波駭瀾沒而復操者哉道之  
於天下非特觴深之淵爲阻且大也昔之無畏  
者以身爲舟以仁爲人以禮爲楫以義爲橈以  
信爲維以天地之內爲淵以智識爲知津以詩  
書爲表以直勇爲檣帆以忠順爲儔侶以耳目  
手足爲僕走以至誠不倦爲混混不舍晝夜而  
以神聖爲所適之國也茫乎徜徉浩乎無涯而  
無所不到矣雖有橫波旋流驚濤巨浪視之猶

平陸也其胡跋於祝融之峯而尾寔於碣石之  
足左撼龜蒙右搖桐栢洶湧處下震華處上而  
目視不瞬神色不變雖有長鯨巨鱷虎爪而鋸  
齒視之猶螻蟻也則操而沒沒而復操焉無足  
恠也昔之人有爲是者仲尼顏淵孟軻是也仲  
尼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當衰亂腐  
敗之餘周思欲手提文武之業而振起之其自  
視猶反掌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  
何也已矣陳葵之圍七日不食環之兕虎而守



以金革從者病莫能興方且援琴而歌焉顏淵  
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簞食  
瓢飲在於陋巷處人所不堪之憂獨無少改其  
樂孔子學堯舜文王而終身皇皇濱於危亡顏  
淵學孔子而栖栖如也其窮若是後之爲身謀  
者鮮不以爲已深戒而孟軻乃曰我所願則學  
孔子也夫以眇眇六尺之軀無置錐之地可以  
爲資且簞瓢啐茹去死一間而所以制行者乃  
欲上與堯舜比肩曰彼我皆人耳何爲而不可

軻之言亦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  
傳於後世我猶不免爲鄉人此其所憂也夫自  
生民以來未有如堯舜而三人者一旦皆欲與  
之齊而中心無少憚畏也壯哉夫然後能爲無  
所不到而出言吐氣皆可以爲法而萬世之下  
以之衣以之食以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日月以之光星辰以之序陰陽  
以之和草木魚鱉以之咸得厥所以孳以育一  
不用其言上下倒錯日月星辰亂於天草木虫



西坡先生集卷之二  
四  
魚瘁於地禽獸食人人將相食而破家亡國妻  
孥之不保而身爲魚肉矣後之人以爲三人者  
真神聖人也不知其與已無少異也故夫欲學  
道而不能無畏如仲尼顏淵孟軻也此猶肉身  
無骨而欲立也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  
德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惟富貴貧  
賤吉凶禍福之際此世人所以戚戚喪心惑志  
殘形憊神者而三君子者視之猶日夜之相代  
乎吾前蚊蚋蟻蠓之觸吾頰而去也無少動乎

其中非剛強篤實而能若是乎是其寢興否泰  
而旦暮生死所以操之者無少已此之謂強不  
息也若夫不能無畏者不然冉求曰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  
登天然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是欲  
貶損聖道然後從之土觸深之淵爲汗池之水  
而舟焉可也求所謂操之若神沒而復操者非  
特坎井之於天地爲相萬也一季氏之宰能使  
冉求爲姦回細人之行而齊卿之位足以動公



孫丑之心所欲爲者管晏而已宜於孔孟之門  
畏憚退縮望之而喪氣流汗也故孔子於求曰  
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於公孫  
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此其所以  
日侍聖人之側而炙之不入也王君君玉其生  
堂堂氣剛而語方省親真陽吾一見之望其眉  
目而知其可以爲無畏者問其年曰二十有三  
是其少於顏淵之齒八歲而剛方近焉然則使  
君玉不爲顏淵則已欲爲顏淵孰禦焉惜乎吾  
方欲與之遊而遽以侍親告歸故爲君玉道及  
是君玉之歸能思吾言則能爲孔子之舟是舟  
也居則濟已行則濟物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  
楫惟能與天地萬物同於一航出沒生死與之  
偕焉夫然後可稱於善操舟而無觴深之淵矣

冠義序付嘉正

記曰仲月吉日加爾元服棄爾幼志就爾成德  
此萬世爲父兄者所同志也以爾幼而岐嶷自  
舞勺以前能通誦五經學爲詩篇浸浸勤學與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六  
兒童不相類不幸早失汝父號慕良甚三五年  
來觀汝志意深有可賞歎者今茲甫及二十禮  
合加冠此古之人謂爲成人時也汝幼時無戲  
玩固無幼志之可棄矣自今以往惟汝成德之  
可就者舉家以望汝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精勤晝夜不廢  
藝業謹慎出入明白內外厚人薄己凡此等事  
在汝之自勉中道而立雖閭室而不以欺則天  
神地祇日月星辰嶽瀆廟社至于翼飛蹄躍之  
有靈者皆來助汝非乃翁之甚禱矣乎易曰君  
子以自強不息強者自勝之謂也曰性曰情或  
善或惡皆自其心而可欲之謂善以可欲之爲  
善則所不可欲是爲惡而靈鑒在我凡出於心  
而不可欲者皆人之所不欲也以所可欲勝所  
不可欲一求於己不在他人此古今賢聖所以  
下學上達如此而已故名汝以嘉正而字汝以  
叔張深思而力行其何所不可哉戒之慎之行  
坐服之



方聖然字序

口之於是非天職也故有然有否自堯舜以至  
今莫之能改筵橫楹直捷植樞運醢之於酸鹵  
之於鹹物各有宜且孰是孰非奚然奚不然而  
彼是相生其發机括其留詛盟於是紛紛饒饒  
士憎茲多焉惟聖人知通爲一是能不用而寓  
諸通然乎然不然而已是以明僉  
也者人集而同其辭也君子集而同其辭以有  
堯舜之治其在書典謨之訓是也小人集而同  
其辭以有幽厲之亂其在詩風雅之刺是也詩  
曰僉僉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當斯之時豈無衆口之同辭  
者與而然者不然之不然者然之是用謨猷顛  
倒而覆載之內無一物之幸望一日之安寧而  
不可得然否之不以明其害如此方子氣清神  
俊學有所默識其名僉予知其志之所存而期  
以異日之必能立於君子途也故字之聖然

方道全字序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  
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  
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  
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  
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惟其不  
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  
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  
不咲則不足以爲道也方侯慷慨向公不畏疆  
禦其名叔完而先字子固予欲其爲大不與世  
俗相似也故易之道全惟至於大而不知其爲  
大則不爲大大且不爲而况其小是以髮較錐  
競之人於侯莫得其偶而侯之道全矣侯其勉  
之

三柱兄弟字序

忱者誠之性以其心之沉厚爲言也天道也思  
誠者思夫忠信所以進德修辭以立之至於誠  
爲言也人道也記曰夫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擇善而固執之之謂也  
庚桑楚所謂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  
下不敢不欽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不  
敢懈其誠故孝誠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謂  
其能以人道成天道也絃者聲之大也希聲者  
謂其不可以耳聞也楊雄曰非雷非霆隱隱絃  
絃久而愈盈尸諸聖老氏所謂大音希聲隱隱  
絃絃而非雷非霆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  
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二物者不擊不鳴不叩  
不應道之爲物未嘗可以聲音聽謂若無物焉  
而應用無方以終始天地聖人同於道學而至  
者也顏氏之殆庶學而至者之謂也玨者東方  
之美玉也玉之離石而貴於石者溫潤而光華  
且就琢焉故人君執之以祀天地以禮四方以  
朝諸侯以鎮萬物以爲簪佩使玉而不就琢則  
不足以祀天地禮四方朝諸侯鎮萬物爲簪佩  
則是玉也雖有至美之質曾珉石之不若故必  
就琢而後成器然後爲君人者之至寶此玨之



所以爲君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以  
言君子之質也如琢如磨此以言其學問也書  
曰所寶惟賢此見其學問之成大可以公相小  
可以大夫士如珪璋琮璧然可以薦百神奠邦  
國朝諸侯臨萬民其愛之之至至於無故不去  
身也杜公寺丞辟疆其處家肅然安然怡然女  
正乎內男正乎外家道正矣其三子之賢終日  
對人未嘗一妄言環羣書於左右三兄弟朝夕  
於是年皆未壯而吐論爲文悉有以使人驚愛  
不已者愚以是竊歎杜公之賢其處家有法而  
教有義方故能使其子如此一日公以三子之  
名來告曰予將名長子曰忱次曰徂次曰玠俾  
愚議字曰字者朋友之職也故爲陳三名之意  
義而字忱曰思誠徂曰希聲玠曰君美父者資  
始有天道焉朋友以責善有左右相成之道焉  
其曰思誠者欲伯氏思所以名忱者事君不敢  
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欽嚮善不敢  
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不敢以自懈其誠誠之之



至至於通神明光四海以稱夫公所以名之意而誠其天也其曰希聲者欲仲氏思所以名欲者知夫聖由於道賢可學而至之之說博學深問重積致好而必期於大成能定能應以稱夫公之所以名之意而至於道也其曰君美者欲叔氏思所以名玠者學以聚問以辨切磋琢磨使其溫潤光華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其才德美大可以薦諸天地百神而施於國家天下無所處而不當蓋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期如此以稱夫公所以名之意而至於化也三君子之於學勤矣於道篤矣其始已善矣篤志好學守死善道君子所以終身也非一日之事也有始有卒然後可以言成也成言乎良所以成始成終有始有終終而又始之故能日新日新之謂盛德盛德者德之成也應用無方然後同於道也三君子其夙夜思其名知所以爲父之道又思其字知所以爲朋友之心而盡已所以稱使愚及見杜氏兄弟立于時皆可以公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二  
相爲天下萬姓昆虫草木之厚福是予所期也  
聞之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伯仲叔其勉  
之

潮州吳致之字序

臨以上涖其下也上之於下其所則也非則下  
者也故君子之於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大與小正對非大人之道卽小人之道造次而  
離道則入于小矣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蓋  
傷夫居大而不爲大者之辭也瑣言細尾言末

也夫不治其大而治其細不急其本而急其末  
流洄而離道不保妻子者之所爲也其妻孥之  
不保欲以保人之天下國家難矣書曰若生子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治民之急於民教  
也如此其急云何惟其使之知大而不爲細也  
見龍之在田君德之離乎下也近之妻孥兄弟  
鄉黨州里將以觀而化者非大人之道可乎飛  
龍在天君德而麗乎上也合天下之廣無不環  
其耳目而吾視聽者也知在田之所利者則知



在天之所利者矣故三爻所在皆以利見大人  
爲辭臣子之於君務引之以當道而已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所以致之者大而已矣妹夫揭陽  
吳君學子之愿者也其不已于中心者好善力  
道視世之瑣尾不苟爲也其名大臨吾意一日  
之達必有爲於時也故字之曰致之云

游子舟字序

游氏子名中孚其字中孚以子舟者福唐鄭俠  
也字朋友之職而中孚於俠友也中孚者信之  
由中而保外者也故信及於豚魚而後以涉難  
行孔子以爲乘木舟虛盖明信由中而至於豚  
魚皆信已以此涉難猶之乘木而舟虛無不濟  
之險矣此中孚所以利涉大川以象言之兌澤  
也巽木也木巽于澤上舟虛之象也上巽而下  
說善化也而至於豚魚無不信雖蠻貊之邦行  
矣何往而不濟古之亡機心者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其信至也禽獸豚魚其與人異類遠  
矣而信之如此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致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二  
誠之行也金石不能以閼隔而水火不能以濡燥金石可得而入水火可得而蹈又何爲而不濟哉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以上下人物之信傳說者言也游氏子質直好義與人言無不踐者其謹以敬行諸閭室如衆目所視衆手所指吾愛其名之稱其爲人而知其用於時其濟必大故以子舟字之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惟推吾所以自誠者至於豚魚皆信是舟也覆載之內同一航矣游子勉之

譚文初字序

天之初至高而已矣微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以神其化則徒高不能以自施而萬物之資始者有所不大矣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此天之文也地之初至厚而已矣微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以靈其變則徒厚不能以自育而萬物之資生者有所不至矣故山川陵谷阪



險之錯此地之文也天地之文固其自然然而  
未聞其所以文者爲有以掩其初也人之文亦  
如此而已矣厥初巢居血茹無君臣上下典章  
彝則之設蓋朝野腥臊禮義墁圻人相爲類而  
與禽獸無擇也是以聖人惡其荒而惧其亂之  
不可已也故爲之仰觀于天俯察于地觀鳥獸  
之文與物之宜而制作焉爲之宮室以易其巢  
穴之居也爲之饗殮以易其毛血之茹也民皆  
悅之而後爲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別

詩書禮樂政刑律度量衡之具進退辭受跪揖  
拜起蹈舞之節有經有權有報有施蓋自伏羲  
至于堯舜歷夏商周而後大備焉孔子曰周監  
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其歷數十君相  
去千餘祀然後有周之盛而傳之於今亦特其  
迹之可見者耳豈其所以跡哉若其所以跡者  
蓋與夫人偕來亦與之偕去矣父子之於親也  
君臣之於敬也夫婦之於義也兄弟之於愛也  
朋友之於信也是皆人所不能以與我我亦不



能以與人者自盡其誠而已矣此之謂天資之善也故誠內也文外也恃夫所以誠於內者以徃而無其外此野人之道也恃夫所以文於外者以徃而無其內此胥史之道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然則人之初至善而已矣微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以經其政則徒善而不能自治而萬物之所仰以安者有所不得矣故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此人之文也由是觀之天地人所以爲文者不同而所以文之者則一以文其初而已矣故文有所起有所止文起於至質而止於與人之誠相副惟至人然後能成夫天循於故無以故滅命無以人滅天亦無以其成於天之命者而放夫循於人之故者天與人不相勝然後文不勝質質不勝文文質彬彬然後以爲君父則堯舜之君父也以爲臣子則臯陶之臣子也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然後治上下合天人和同高卑之際而使之無間也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得以順其道而



天之施者以之大也山川陵谷原隰阪險得以安其德而地之育者以之大也君臣上下典章物則得以循其故而人之治者以之得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人以之成夫是之謂經緯之道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大哉文乎其用足以爲君子之治而微妙玄深至於不可知之神也其初則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終則經緯天地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使文而忘其初猶之爲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而遺天也無所麗矣爲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而遺地也無所附矣無所附麗則無以自立而徒生成變化無窮如是哉故至誠者人之所附麗而自立者也可不務乎友人譚君名揆君子人也揆所以發揚乎人文非文之質也君固有其質而揆以文之故吾字之以文初稱其德而已矣若夫由文之誠足以輔佐堯舜而同功臯夔者則在乎文初之始終斯道而已矣詩云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文初勉之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二  
王供奉字亮弼序

太原王公克允字亮弼字所以謹其名之義而成之者也亮與弼大臣之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之謂也其在書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皐陶其一人也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後得以謂之亮乎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非必疑丞輔弼而後得謂之弼也蓋自其五刑有服而至於惟明克允以與二十一人同亮天功而弼于帝此皐陶所以爲士也爲人臣者無以職之高下地之遠近率思所以亮天功而弼于帝爲心則抱關擊柝皆有尊主庇民之地况其右乎王公恬夷易直深知性命之說其於事君宜無有擇事而後安者以不擇事而安知公識之靡常惟所遇以亮弼爲心莫之居而不惟明克允也則皐陶之爲士已不必居皐陶之地而後爲皐陶也則亮弼皐陶易地皆然

王供奉字時道序

辰中于天而列星拱之嵩中于地而羣嶽宗之



四庫全書卷之二  
極中于屋而衆材輔之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古之爲國爲家垂拱無爲而天下自治其用中  
於民而已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  
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惟知過與不及之爲害  
如此則大中之道其可不時乎故君子時中而  
小人反之王侯更名以中其知中之爲說而志  
於爲君子者夫求字於俠字以時道蓋時中者  
時中于道也用其中於民者用此時中于道於  
民也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時道勉之

友德齋序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者友  
其德也如孟獻子之於樂正裘牧仲輩五人者  
不友其家也而五人者亦不有孟獻子之家焉  
故謂友德蓋友者君子所以輔仁也故惟其德  
之爲擇以德則天地萬物輕矣故雖貴爲王侯  
齒在兄伯不可以有挾也夫不知其人視其友



果知此則友其可以不擇乎如有挾焉則賢者  
望望去之而所得皆浮薄佞諛無廉恥之人此  
君子所以慎而至于貴長兄弟兼忘之鍾君作  
齋于家聚書其中以待朋友之來與夫子弟之  
講習焉齋之前爲小池種以白藕左右地之間  
者皆植以花竹而供遊宴之觀不知鍾君者視  
齋內外而知其所尚矣况賓友秀翹子弟儒  
雅則鍾君之爲人何如哉求予名齋故告以友  
德又爲之序友德之意而貽之詩云

晉公曳尾堂詩序

晉公形貌清古而志所趣向一如其表與之久  
如對晴霄皎月不知其爲常見欣愛之心常自  
然也夫人一也而所得者內則所以獨成飢食  
渴飲宮室以處皆所不得不與衆同吾於窮而  
樂閉而泰則所成者獨矣所謂眇然小乎其屬  
於人曠哉大乎獨成其天者也晉公居室卑湫  
而升其堂者雖九層之臺廣宇華構無晉公之  
堂之樂也食飲儉約食其食者雖糗飯菜羹而



珍羞列鼎無晉公之食之美也道使之然也其  
堂有龜焉得之圃中移之庭下愛其外無營逐  
而長存因感莊生曳尾泥中以謝楚王齊國之  
召又悟其二大夫者以是朝夕與此而不厭也  
蓋龜惟食氣外無營逐故能獨靈以壽惠陽遇  
東坡居士子瞻因語及此而子瞻親筆命名曰  
曳尾為詩以示晉公因語不肖晉公之於我豈  
亦所謂喜愛常自然者耶故叙其事又廣晉公  
之意為詩三篇以揭于板

林明中持服詩序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天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夫鞠育顧復之德固  
昊天罔極而非所以論報然而無以示民有終  
者則有三年之期以其在父母抱懷之間為之  
制耳而猶不能故曰予之不仁也國朝之制武  
臣握重兵處邊要則不持服墨衰以從事此其  
所領者重才謀勇畧朝廷之所委仰故以義奪



其志云耳其小使臣以下亦不令持服此則以  
其列多出於校隸卒伍懼其去官而無以爲養  
或不能自活者故其制如此而願持服者聽而  
世之貪汙至有家富累千萬或世爲侯伯之後  
亦泖然無愧沿是而不去遭父母重憂人亦不  
復以解官持服期之駐泊林明中於太夫人之  
亡鄉邦之所期亦然惟予獨以爲不然者以明  
中世衣冠禮義之族明中學問有所到而當官  
清慎絲毫不犯可謂讀聖人之書而能行非聖

讀而庸行者比矣已而果然於是士人嘆服而  
戶曹君顧孺以詩美之在位君子與鄉邦之明  
乎善者欣然繼焉夫姑報三年方免懷抱之恩  
粗爲之服能舍職而遵禮宜若不足深嘆異者  
而衆美之如是以久久薄惡之中忽一二人能  
超然脫其類釋簪袍之榮捨俸給之厚而蕭苦  
枕塊此其所以爲足多者予旣久知明中之所  
爲又自喜以朋友之故而能期明中於衆人之  
所不敢期而在位諸公鄉邦之彥皆能聞善欣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二  
喜至於相繼歌詠而不掩者因爲次其本末於  
卷之首焉

題建州郭舜與夫子十哲

生身千載之前而心存萬古之後處身環堵之  
室而道周六極之外生死無必而致之必窮達  
無必而行之必晚周而來一人而已宜乎窮天  
地薄寰海所以宗嚮崇事如一日不異十子之  
在側也舜與古人之徒也觀所崇嚮而知所存  
矣

題孫子和殿直宅夫子像

瞽者無與乎黼繡之觀聾者無與乎匏鼓之聽  
此或天之所廢形骸之病有不遠千里以求療  
治者矣若夫子之道日月之照也六經之教雷  
霆之震也世或不與聞知此則知識之盲聾古  
今之大病而不知療治則愚之甚也孫侯以武  
進用而志尊夫子之道心喜六經之言五子皆  
教以詩書所至必爲擇師友慎其所與處繪夫  
子貌朝夕瞻仰如所當尊先者此其智識之聰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二  
明遠矣然其所爲好賢樂善治家有法識人艱  
苦時有所濟予以此觀之益信其知所宗嚮而  
意其後之必大也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三

來喜園記

來喜園者大慶居士之家園也居士旣卜大慶  
山之居而宅之左右前後皆闢地數丈蒔厥荒  
翳被之踈茂亦旣累年而有桑千株竹栢花果  
其數又倍是爲數洞以架紅薇金沙史君木鼈  
栝萇木瓜之類旁近又植枸杞甘菊五加百合  
之屬蔬有畦藥有隴芑有沼藕有渠築臺伸望  
闕之心開軒慰思親之意有惠淑堂以訓內孚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尹堂以訓外於亭有尚友者軒有思古者榻有  
迎黨者徑有步月者而來吾廬者必從容園林  
之間或竟日而去無不喜者若乃春榮夏繁秋  
爽冬素雨露柯條風霜質幹東翎西翰聲音顏  
色靡不欣欣然居士於是嘆曰草木禽鳥於道  
尚然而況於人乎故其園以來喜爲名居士其  
姓鄭其名俠福州福清人也元豐八年臘日記

### 望闕臺記

望闕臺者有所思之作也居士本以儒學中第  
初任光州司法叅軍次監在京安上門即以門  
吏論朝廷闕失力詆大臣之欺君苦民者封章  
十上天子以爲訐露太過斥棄嶺外英乃貶所  
而居士能自見其過也以爲居下位而非議其  
上論適不已此萬死不赦之罪上賴君父至仁  
清明之朝不肯爲爐鑊炙煮之事故賜之再生  
以禦魑魅于南之陲爲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之  
忠之至也是以北望京國三千餘里而東望其  
親之庭亦若是與身居輦下膝前同大慶之麓



朱塘之濬有廬焉稍可以避風雨則以爲舍止之至足無所願乎高明之薨者也蔬糗漿醅苟可以待飢渴則以爲食飲之至足無所願乎食前方丈者也夏葛冬苧苟可以待寒暑則以爲裳衣之至足無所願乎錦綺文繡者也大瓠之尊小瓠之勺瓦盞木筯竹牀石坐蒲葦之蓆斷磚之枕則以爲皿用之至足無所願乎金貝牙玉珊瑚琥珀者也然而情非土木也行坐起臥食飲默語所不能忘懷而緬然長思者三焉君

也親也古人也乃築土爲臺三級而高十尺命之曰望闕之臺作茅屋三間于上而朝夕居焉總而名之曰茅堂堂爲軒北曰北望之軒北望者君所在也東曰東望之軒東望云者親所在也西曰思古之軒思古云者思見有道君子如古人衆多之意也或者曰子非忘憂樂者歟何其多思乎忘憂樂非人也夫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此人之義性也特世人乃以憂憂樂以樂樂憂樂非其所可樂憂非其所可憂此其淪胥



而愚終莫之悟死而後悔者也夫憂樂二字施用不同此聖愚之所以分或用之覆載高厚彌綸宇宙一念一慮而大之天地細至昆蟲草木亶古之上萬世之下靡不受其賜而有餘或者區區兒女耳目口腹之欲終世營營而不足有道者陋之故有無喜無憂心不憂樂等說此非爲夫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言爲世俗之誤謬而發耳故孔子閑處有憂色顏回聞之援琴而歌召而問曰回奚獨樂對曰夫子奚獨憂詰其自爲樂者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乃所謂萬世之爲心者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父子君臣內外之辨名耳其道不二致故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舜之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恣恣者合也無所往而不合其心是之謂恣孝子之心以順於父母爲恣者也不順於父母則無所往而恣矣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天下大悅而歸已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



爲足以解憂爲人臣者移所以事父之道事其君云爾人子之心不若是忍人臣之心能若是忍乎故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以成樂言其樂云何吾之幸而知有君臣父子之大能無以物累其心者進以得君樂退以憂君樂此其所以成樂人皆彼而我此則獨矣而終身不忘君也永惟直已而不忘君是之謂永矢弗諼此則憂思之意者以詩書考之堯舜夔契樂而丘軻回丑憂是八人者易地則皆然其樂其憂吾於是得其師故雖擯斥萬里而望闕思親想念古人莫吾能已也朝焉思夕焉思日入月出有改而吾心無改也生焉思死焉思物聚物散有改而吾心無改也仰焉思俯焉思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吾思也回環以顧飛鳥行雲至於螻蟻皆吾思也故其臺三級而高十尺三言周十言匝也然則奚樂耶奚非樂耶奚憂耶奚非憂耶斷之曰有憂君親無心回丑有樂君親無心夔契窮則回丑達則夔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契其居士之謂乎元豐五年中秋日記

惠州太守陳文惠公祠堂記

守土之臣分憂恤之當宁而爲天子牧斯民故  
太守者千里之父母也人之情愛之則親惡之  
則踈未有以父母慈於民而民不以父母親之  
者世之叨憤暴其惡於民物從而罪其違也盖  
未始不以頑猾弗可化誨爲言是豈知人之情  
愛之則親惡之則踈之說哉故夫爲守長者之  
於民惟不欲撫愛之則已古之賢者其來民說  
其去民思至有斷鞅卧輪不忍其去猶召公甘  
棠之芟羊祐峴首之碑盖其欣歡思愛率皆一  
時之事而千古之下望其棠覩其碑則尊慕感  
慨之心油然而不知夫誠告之丁寧泣涕之滂  
沲者自何而來也豈天下之廣而獨西周襄陽  
之民爲易化誨乎不然何其於奭祐之深也是  
亦撫之有道云爾太守陳公之於惠陽其真得  
所以愛撫之道者歟生祠堂者郡民思公之作  
也公之爲州曰天子之命我來者以我爲州非



以州奉我也。是故有所爲樂樂而非民之所同樂，弗樂也有所爲憂憂而非民之所同憂，弗憂也。故事無小大，行無難易，莫不致其慮，畢其力而訟訴簿書之繁，至於飲食不遑暇，晝夜以思。唯公家民物之利是起而弊是去，由是盡得州事之悉。若學校頽圯，士子不聞禮義而民不知有詩書之爲可貴，公爲之新其堂而聚書，延豪俊，集生徒而訓養之。民於是知入孝出悌，君臣父子之大方爲父兄者樂其子弟之從學焉。豐湖堙廢，歲以漲潦爲患，至於漂溺人物。公爲之築重堤以障其患，或堰或閘以閉以泄，各得其宜。歲之租入乃比於舊十倍，而蒲魚笋芡之利鰥寡孤獨是賴。南民大率不以種藝爲事，若二麥之類，蓋民弗知有也。公始於南津，闢地教民種麥，是歲大穫。於是惠民種麥者衆矣。而西平村爲上，城外之市舊有四門，門外爲關，防適足阻節，往來公始命徹去之，通道大坊行者無禁。此皆郡之大利，害衆所欲起而不能興，欲其去



而不能廢者惟公力能行之至于泚渚亭臺湖山之樓長橋巨舫公與其屬以休以遊席春幄之竒葩懷暑閣之清風霜柑肥鱸雪蟹浮醅未嘗不思與惠民均所樂其設心以爲千里之內有一人不如吾樽俎觴前之樂非吾樂也故隼旟皂蓋一出而巷無居人魚鳥之類亦迎公之來欣欣如也是以民莫不懷感而相與名公之橋曰陳公橋亭曰陳公亭及公之去民又不勝其思相與繪公之像而祠焉由是言之則惠民

之於陳公其所以親之者其與周人之於召公襄人之於羊祐寧少異乎今其人存而所以思見之者至求之於髣髴之形像也其又安知千古之下有臨公之橋望公之亭對公之祠獨不尊慕感慨而不知夫誠告丁寧泣涕之滂沱如昔日乎夫施之圖報非有德者之本心然而報不稱施則非人矣是故報施稱者生民之大常吾嘉夫陳公之能一州得民以今望古無少愧又嘉夫惠之民能知悅公之德去而能思思而



西坡先生集卷之三  
能不忘至於爲之祠其於周人甘棠勿伐峴首  
墮淚無間也故爲之揭石以告于後焉

### 英州應龍祠記

山海經有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去南方處  
南方多雨之說而東海外經又云應龍處南極  
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  
雨俠始讀其書不能無疑及被罪南遷居英者  
久之而後知其然因謂傳記所載非人目所嘗  
見與耳所熟聞者固多誠不可以淺近耳目之

所不及者因疑其無也大率南方易雨而雷風  
迅烈乃其常春夏之交重雲積陰不辨早夜涉  
旬逾月其大至如傾瀉不二三日即河江流泄  
不逮而上水汎溢圯壞室廬浸漬苗稼民不得  
寧居每江漲將至閭巷即扶老携幼負任相望  
升丘陵以避而室宇不暇顧矣甚者舟從其棟  
薨過故大水每退市井如遭寇盜其過適盖若  
此已而旱乾或連月經時不雨者南土去日至  
近火處其方山原磽瘠大雨且過不數日而乾



燥堅不可斲連月不雨則澤涸高原剝裂而苗  
 可望乎二者之過年歲之間蓋屢見之則多雨  
 數旱之說信不誣矣竊念荆交之間淫祠如織  
 牲牢酒醴日所祈賽詰其鬼無名氏十常六七  
 如應龍之祠乃缺不置豈不恠哉因默與龍期  
 以七年為約如七年之間雨暘以時不為民害  
 則神之靈請為龍立祠起元豐己未至乙丑果  
 如所約春夏無漲潦之患而仍歲豐熟神之靈  
 應於人如此然則雨適而晴晴適而雨此固神  
 力所從容有餘無事於勉強能於民永為福常  
 如己未乙丑之間則神乃民父母也夫施而不  
 德上之道也無施不報民之情也是用出金為  
 龍立祠而知德者欣然從之今而後雨旱或稍  
 過即民以其時為受害者告而龍聽焉上天無私  
 惟德是輔龍之靈果為捐昔暴悍永惟柔和善  
 順惟斯民之為福是思則昊天其實鑒之而况  
 於人乎

連州靈禧真君記



有來自連山進士歐陽就以書抵予曰吾鄉靜福山清虛觀者梁湘東常侍廖先生棄官之所居也先生諱冲字清虛少以儒行聞仕郡爲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爲荊州刺史先生實爲常侍砥節蹈方公正不容惟道之不行由是拂衣于山是家首大通三年至光大二年年九十七歲矣忽一日人皆莫知其所從去遂以先生所居爲觀清虛爲名先生之舊醮壇丹竈存焉居人尊仰若所以奉事上清之神者於是共以真君爲先生呼每歲時凶荒潦旱疫癘之爲害必以告真君未嘗不應元豐戊午春不雨上以物方嘉生農事且起惟甘澤之不時歲將何賴乃詔郡國長吏凡名山大川古今祠祀有功德於民物者俾各致誠以請太守杜公奉詔躬率僚吏祇以朝廷之意詣真君禱焉還方中途佳雨大至公歸語其屬曰真君之靈感應若此因表其事於朝詔以靈禧之號加焉勅書至凡郡屬上下民吏遠近莫不欣慶夫以自梁迄今之久



真君去此且數百年矣歲時凶荒潦旱疫癘惟  
真君是依以無災則民之欲真君之顯赫以流  
聲萬古者非一日高旆大盖以臨茲郡吾不知  
其幾人也始一遇杜公而後真君潛德有以彰  
聞朝廷而下慰民心不爲希事乎惟雲鳥煙嵐  
猿狖之居人所不常到自非得清正惠直足以  
信後世之君子一紀其事而刻諸堅珉其何以  
示永久以是欲予爲之文顧予奚足以堪之辭  
不獲命而爲之言曰域中有物天以之高地以  
之厚日月星辰以之明人神上下以之寧雲風  
露雨雪霜霆震下至于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何  
莫其爲之而莫之或知雖古之聖哲亦不知其  
爲誰何也從而命之曰道蓋道本無名而謂之  
道者強名也體道之君子亦若此故曰名者實  
之賓也而君子不爲賓天地之間未有有主而  
無賓者故實之至名亦從而至焉眇乎小乎不  
可挈也恍兮惚兮其有而不可物也而萬物未  
有不我俟者故曰誰能不由戶何莫由斯道而



人之爲道父子相與於親也君臣相與於義也  
夫婦相與於別也長幼相與於序也朋友相與  
於信也而不知其卒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與  
道配也天地之間以氣生以血成氣與血至而  
欲與兢生或逐以利或馳以名朋仇交釁骨肉  
相刑腥羶綺靡之驚而遺毒斯氓吾不知其何  
人也惟有道焉不父子而親不交識而知非致  
而至不約而期故有視民猶子謂公即私堂闕  
八表而瞬息萬期振溺援墜扶傾拯危盖有不  
克而尚往其孰能之而不爲人已亡而道存歲  
益舊而德新其億萬斯年而施不泯吾亦不知  
其何人也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徒而  
靈禧真君有焉昔之有道者之士也或以配王  
五行而帝于天或以平治水土誕播嘉種而祇  
于地或以聰明正直升而爲列星降而司名山  
大川至於忠嘉一朝行誼一國功烈一時莫不  
嘉稱大字而血食於民間如靈禧之去吾不知  
其何從彼不乘日月跨雲風出入大帝之庭則



洞府之居慘舒陰陽翕闢變化非其職歟方其  
棄官而去有高視天下之心彼其於斯寧數數  
然而人之喜如此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褒升黜  
降萬世取法披幽光而發潛靈上通青冥下達  
泉壤無所不至名之於實猶影象物而杜公所  
舉正得民心之所同欲耶詩云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  
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懿也故好是懿  
德靈禧不偶於時抱詩書之道經濟之業以舒  
偃于山樊之間義不穀無道也而去茲千載猶  
不忘爲民物福故雨暘疫癘之爲害未之有請  
而不應民之載之惟恐其不顯是以一加封號  
而環州之境莫不欣慰使靈禧幸生斯世以其  
道仕於朝上遇睿聖之知朝明謨夕嘉議惟斯  
民物之阜而社稷是安固將陰陽和風雨時草  
木茂五穀熟則民之喜樂之也可勝道哉可勝  
道哉元豐二年九月十六日記

連州重修車陂記



熙寧九年歲除日杜靖國守連州明年正月初  
明以書來言車陂之利曰連江山之佳郡惟岡  
嶺重複而地形磽确穴地數尺鮮不遇石城中  
之井以十數而少旱即涸湟川自郡北南行而  
陂於西域百步而近其流清其味甘雖大旱山  
焦澤焚而此不竭也昔有就陂之深而爲車者  
漱石爲渠道之入城凡倉廩府庫官之廨宇皆  
得以周濟歲旱則引其流環之城中蓋民屋吏  
家僧居道室軍士之壘與夫溝池之浸潤園圃  
之灌溉鮮不賴其施者有繆於政體不思其費  
小而利大也因廢而不修郡人甚嘆息之歲少  
涸則公私皂僕汨汨遠至城外溪汲以待饑饉  
滌濯而餘無及矣如是者累年予之交代郎中  
張公始復其舊且言張公之爲政清平夷易無  
矜聰明以掩前人之美而見已之善惟公私之  
利是圖予嘉焉子其誌之予礮石待之未幾又  
以書來曰石旣具矣然予以城中之民其口萬  
計而車陂之利一輪爲不足又於其旁增置一



輪於是城中遠近無不均濟蓋其費無幾功用之成曾不旬日而舉郡皆利此爲政之急務也何憚而不爲哉予於是喟然嘆曰靖國其真樂人之善而愛民深之所爲也夫蒼山巨崖陂湖池澤丘陵阪險凡在天地之間者孰非民之利患在乎人之不盡其心耳惟智爲能樂運其才而思以濟衆爲已任是故位無小大地無遠近凡可以有爲者無不舉而世之飾智矜愚嗜功名而喜新奇者徃徃率意妄作誕謾誣罔繡春葩而畫凝脂有徒費而無實効固多矣而忌修憚作樂因循而苟歲月者又皆懼讒畏譏偷懦竄縮毀佳庸於已成指厚利爲無益比比皆是也是以山澤之利閉而不施陰陽失其道而民不被其賜也如張公所爲修之已廢而不自以爲功靖國又能樂道前人之善而益其所未至使環州之人無不均濟率皆更政易任未嘗相知名而所以興滯起廢惟公私是利者猶之同席而謀也嗚呼何其用心之公措事之當與夫



所謂繡春葩畫凝脂徒費而無實効毀佳庸於  
已成指厚利爲無益者遠矣予是以樂爲之書

鄧子山家遊初軒記

樂出虛蒸成茵人皆聞樂之聲而不聞其所以  
聲觀茵之形而不覩其所以形故鮮可與語夫  
道夫惟無形也而能形形無聲也而能聲聲其  
惟道乎故無有高下美醜是非榮辱皆其自取  
萬物役役察察而我獨鈍鈍悶悶泊兮其未兆  
如嬰兒之未孩也則我之所遊者蓋未始有夫  
未始有有者也夫有有者有未始有有者有  
未始有夫未始有有者吾與我相遇於此而後  
有有者形而未始有有者不形若未始有夫未  
始有有者此可以神會而已道無高下有滯礙  
者出而後高下形吾知夫高之不可仰而下之  
不可舉也故付高下於其自高自下而吾無高  
下矣道無美醜有附麗者出而後美醜生吾知  
夫雖美之非美雖醜之非醜故付美醜於其自  
美自醜而吾無美醜矣道無是非有偏識者出



而後是非相傾吾知夫非之果不足以非是而是之果不足以是非也故付是非於其自是非而吾無是非矣道無榮辱有鄙競者出而後榮辱相矜吾知夫榮之果不足以榮辱而辱之果不足以辱榮也故付榮辱於其自榮自辱而吾無榮辱矣黃帝書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雖我長存而所謂高下美惡是非榮辱者未嘗少經乎吾身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其誰曰不然以我之存而有不存者則知我之亡有不亡者矣嗟乎此理甚明人亦日用而不知是以浪死浪生汨汨無止汎汎無歸至以身爲厭有以生爲勞已者殊不知自勞爾生奚勞爾哉有以物爲役已者殊不知自役爾物誰役爾哉故夫莫不飲食也而鮮能知味也使之果知味且安有棄常珍而嗜乎異味哉惟其不知是以役役察察於高下美惡是非榮辱之際而不知夫所以爲此者有自來也失之已求之人操之也惴而失之也悲茫乎荒忽而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不知反可不痛哉今夫所謂常珍者蓋與我相  
出沒無待無得而常自足推我之所畜足以覆  
被萬有而施諸無窮其德寧不厚耶則棄此而  
他求經所謂可惜明月珠與人人不取投身入  
大海向彼求珠玉夫舍我之常珍嗜人之異味  
而不知夫有義有命且有分也至以此求之此  
何異身入大海而求珠玉者哉故歸根曰靜靜  
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  
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  
身不殆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  
見其門知其門歸其根立于不苟之地行於無  
妄之田食於不積之廩飲於無窮之源視無覩  
聽無聞遊乎吾不知其誰之鄉逍遙以忘乎吾  
年矣友人曲江鄧君子山者剛介有識吾嘗語  
之及是而喜故吾樂與子山遊而子山求予名  
其所居之軒故以遊初名

韶石軒記

曲江流於亂山韶石當亂山之間望之聳秀獨



出端方屹然正直而不倚儼然若忠士束帶正色而立于朝面石而爲軒州之士鄧生也生之父曰居士篤志厲操卷其道以自遂教子甚有方故生於學有成觀其所好而知生之所尚者矣石凡數峰皆拔出平地森然在目蒼苔亂點古木倒植曾生層雲頂觸飛鳥輕烟半籠乍晴乍雨出入變化疑有神物此皆石之竒異與夫朝夕之景恠可以悅目而不甚足道者吾之所愛以其挺立獨出端方屹然正直而不倚而生之所好亦與予相似予是以樂爲生言夫韶者舜樂也石堅勁非人偶而舜之樂奏於數千百年之前其道乃至今衣被萬物用之不旣望韶石則想見其君臣相與容與於是二人端拱南面所謂禹夔龍稷契及所臯陶伯夷之徒環佩以立於下而簫鼓琴瑟繹然九奏之音如在於耳且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其樂可涯哉然後知其群臣之立於石之下而其道之可瞻仰者率皆如日月之在天也其身已死骨與草木俱



朽而仁義之澤乃與天地相終敝誠恐石雖堅  
也有時而泐而舜之君臣其道無敝也嗟乎韶  
石雖竒異抑其望不出乎州之境非所謂能出  
雲雨而利民物者又非所謂名山大嶽之足以  
鎮安地德者方舜君臣南巡而獨奏樂於是夫  
樂樂也樂必有道必有所適而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而後寓之金石絲竹以寫其情豈  
其君臣之所樂好者亦不過所謂挺立獨出剛  
方屹然正直而不倚者耶今其名聞四方亦與  
舜之君臣並傳而好事者徃徃圖繪秘愛枕翫  
無斃若聖人之於二典也夫道患在於不爲使  
生也誠於好是介然自立其德以與石偶一旦  
使生得志於朝束紳正色而立於吾君之前將  
有所爲不減夔契也則萬世而下固有聞生之  
道而欣勸企慕且圖畫傳翫有恨不得見生之  
面目如生今日之望韶石者矣生其勉之熙寧  
十年三月癸丑朏越三日丙辰記

連州新修都景樓記



連山都景新樓太守杜公靖國之所修也州城之北固有亭焉基大而制卑歲久且敝公至與僚屬登賞顧而嘆曰斯地也據城之高以中于邦凭軒四望而環州之境無不在目夫登高明而覽清勝太守所以宴賓客而樂與州民共其康寧無事之時也而有亭如是甚非所以壯士民之觀乃即其舊而新之增卑以崇易敝以完不踰旬月而亭且樓矣於是曩所謂凭軒四望而環州之境盖有所不盡而今盡之矣仰有風雲日星之成文此天象也俯有山陵川谷之成形此地文也晦明寒暑迭至迭去而百物以生以殺以榮以辱此乘高者之所同得至於視湟川以爲帶海隅之湖乃其純綠而十二亭臺皆可指點佳山勝水舉若在掌握中唯此樓爲兼得之故以都景命焉若夫干戈臥閣而蠹生圜獄無囚而草芥倉困如京而食陳牛羊茁葭而成群魚嬉于淵鳥敖于雲泊乎無營而物相爲春於是公登樓而望焉豈徒悅目怡神足以觀



化于天人於是左嘉肴右芳樽有賓客無措紳  
 高論發而生風清歌颺而委塵禮讓成於樽俎  
 而爭競息于四野和聲騰於近郭而陰陽顛于  
 上下矣則都景之作豈徒然哉嗟乎世之人方  
 汨汨無止內怵迫於聲利而束以冠帶可愛居  
 前可畏居後為一掾尉臨一小邑而奔馳局促  
 無暇日矣若靖國之所領者一州之大蓋西南  
 距桂廣而東北走韶郴千有餘里之間民事政  
 體所關甚重一失其宜千里伊戚宜若無暇寢

食尚虞其闕而靖國處之優游如是何耶蓋靖  
 國之為人也樂好賢善得人寸長無所不用而  
 與人至誠不以得失動其心者也夫惟樂好賢  
 善而得人寸長無所不用是故遠者獻謀近者  
 通慮吾之聰明將不勝用而善惡無遺照舉無  
 不當之事矣與人至誠故中心廓其無疑無往  
 而不平坦乎蕩蕩而鉤距不施思慮無不正者  
 矣不以得失動其心故窮亦樂通亦樂損益方  
 陳於前猶之夜旦之往還無以撓其中此其所



以沛然休裕且是三者故能以不足之日月而獨有餘焉大旱山焦澤焚而豁然清涼惟無撓於中者能之靖國有焉故予喜夫新樓之成而樂爲靖國書其所以與吏民同者爲新樓識焉年月日俠記

清懷閣記

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其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其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曠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也曠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况於人之靈識乎故惟道爲均在回爲無餘而在跂爲無不足天下之所共禁而爲之至難者盜也以跂爲之有餘暇也入室探貨聚徒千計而人莫之禦其智非有過人者能如是乎以有過人之



智無不足之才而不用爲善乃以爲盜物蔽其明而莫之知擇故也。曠使跖也收其逐物者反以狗已徐而去其惑蓋移跖猶回如反掌耳彼非不能不思而已矣不思故逐而忘反其明卒不復是故終身爲盜死爲萬世僂不亦可悲乎然則靈識之在人。不惟其最均也且爲回不加益而爲跖不加損自回而爲跖則曠也明今也亂自跖而爲回則曠也亂今也明亦猶水之清濁也歟老子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漏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浸浸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古之大聖智其道不過如此微矣妙矣不可以言盡矣然而未始不自其潔已者始此清懷之所以作也蓋下瞰深池飛橋高廡上下瑩徹居是閣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者俯視清流仰瞻曠宇豁然而忘其俗懷則曩  
之役役於物鄙競猥爭填溢交戰于曾次者不  
知自何而去也故以清懷爲名而太守杜公非  
至此而後有以清其懷者也直與夫清澄虛曠  
者爲侶而已曩者公赴郡治予贈行以詩有玉  
壺在堂中有冰之句盖亦言清之可尚者今公  
復爲是閣以歲時遊其間則公之所尚與予合  
矣由是詩以想玉壺之水登閣以望高甍清漪  
上下瑩徹而清明者居其中也是皆有可圖畫  
使夫相刃相靡溺其所欲如熟寐而無警者一  
見而洗其慮猶之披煩襟而濯清風則清懷之  
設豈徒然哉閣以熙寧十年冬用都景樓之餘  
以修其名自大守而屬予爲文元豐元年二月  
戊申朏越三日辛亥記

吳子野歲寒堂記

歲寒堂子野先生所居也堂之前古柏數株兩  
序皆以本朝諸公與子野友者竒文新詩與夫  
古之有其言於世切有補者勒堅珉寘諸壁群



書閣其上先生休其中故以歲寒爲名堂南爲  
小沼沼之南爲二石山山之南爲遠遊庵庵之  
南爲知非軒堂東爲日益齋凡此皆出於歲寒  
若夫遠遊之意則子瞻之銘備矣而知非者非  
始悟夫非是者之謂也由吾通晤而知夫非非  
者之不免乎非則無非之不知此之謂知非知  
非非之爲非則無非矣知非者無已無非者無  
物無已與物此世之大宗師而從先生者莫不  
孝悌忠信飢虛以來飽滿而去其益顧不大哉  
蓋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已愈有也斯之謂日益  
今夫以道汎觀天下而反求諸身其孰不有其  
成大美者必待夫正固悠久不息天地之道正  
觀者也日月之道正明也天地不息於覆載然  
後以成其大日月不息於照臨然後以成其明  
故夫寒暑之行陰陽之序是皆不頓進而後變  
化以成也萍蓬之衍一本百支葛藟之蔓朝晚  
盈尺以松檜比之則春秋十數不及也然彼皆  
不免於憑附依託以生失其憑依枯朽隨至而



西坡先生集卷之三  
烈風怒號霜雪泐仍無遺類矣物常至於此而後知有正固悠久之可尚若乃和風蕩適繁英燁萼上下相照遊絲繞空金轡繹路而虬枝鐵幹高崖深谷誰復顧者至於成大厦建明堂則不求於彼而之此矣夫非以正固不撓而遲久獨後其能具此大美乎故歲寒然後知松栢而世之言堅久者皆指是以爲喻先生正固悠久之人也故其守已者一而不雜其與人者久而不變水火可蹈也爵祿可辭也而誠不可渝也故心不憂樂也而物無違迕以事親則孝以事長則悌以夫婦別以朋友信大之視天下猶一家遠之視萬世猶一日吉凶禍福莫得而易之也具是大美故能仰佩聖言之英誦其詩讀其書如見其人放而翱翔於數栢之下視沼之小猶之江湖淮濟而二山之卑太行恒岱不足以言高也由是以周鑒八極而還視三皇五帝夏商周之所治蓋一掌握之多而堯桀是非秦楚爭戰泯泯然矣而後無非之不知而先生無非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三  
以無非之心傳不言之教惜乎吾未得從先生  
於歲寒以忘吾言姑寓諸記聞者大笑而吾言  
當矣

泉州進士題名記

學非爲祿利然移孝爲忠以家幹國推其成達  
者於天下舍仕無由則士之於登科君臣之始  
也豈不榮哉故自唐而來進士之初第必有題  
名記世人指之爲佛名經推是說則以科第之  
在已者爲美哉以其君臣際遇之初而得以推  
其成達於天下者實自茲始明矣泉之進士由  
歐陽林氏兄弟而來至於吾宋之元祐戊辰凡  
旣板以揭之矣俠被命來爲教官適其年而板  
書已足又三年復值貢士乃更爲新板以待時  
黃冠自漕司被薦最後諸生西上俠嘗爲詩送  
之曰爲報諸君各努力別爲新記待題名蓋此  
也明年乃狀元馬洵之榜登進士與特奏名武  
舉凡十有幾人遂以次列于新記焉夫士學患  
在於不勤苦而無所成達成而不售命也若戊



辰而前嘉道美績與時俱盛而致身宰府者有其人矣而戴君者皆少歲勤苦有邦間行稱令名于朝使諸生悉有志於成達而可推于天下者孳孳旦夜期於必至吾將見泉之特立奮起之士自茲視前當至倍百則歲之揭名于是板者不特一二十數也故其板以甲爲號焉

溫陵陳彥遠尚友齋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信哉是言蓋其詩以爲鳥之嚶鳴而求友聲自其出幽谷遷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潛顯曷常不由良友切磋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者之賤無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常戒以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邦間四方遠則求之詩書古者稽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比故孟子有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其類至於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



其書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焉昔堯館甥于  
貳室與舜迭爲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  
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夫惟不知萬乘  
之爲尊不知韋帶之爲賤大無四方遠無萬世  
惟其人之爲求然後爲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  
義不亦大乎温陵陳公彦遠家富而篤義好學  
而力行吾於温陵得其所謂一二事頗不類世  
俗所爲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修道路橋梁  
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  
汲於因果之施絲髮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人見  
必惠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舍南數步有別  
館軒宇前有池榭之觀中堂設圓牀環榻以與  
朋友共食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  
彦遠昕昏食飲以至寒暑裘葛油膏紙筆之費  
皆出其力率以爲常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  
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爲如何哉彦遠固  
温陵之善士矣而温陵大國彦遠之好友如是  
固當自一國而友天下與之朝夕論古之詩書



西塘先生文集 卷之三  
稽行義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涯量乎故是齋  
舊以義名而來予求記易之以尚友云

李天與五經軒記

民之所大可憂畏者莫大於不知常而聖人者  
知常之至者也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  
知常者是憂水之就下火之炎上常也舟之於  
水車之於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無以易  
是故天地之大萬物之細而至于鳥獸魚鼈莫  
不皆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惟聖人爲能知其  
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賞之施政則躬蹈其常而  
民從之也教則委曲誨諭之也能是則有賞反  
是則有刑而政教賞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  
歌詠而風刺之是爲詩體有威儀文質經之而  
百曲之而千是爲禮其事之至大非民所常與  
者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布諭而申飭之  
是爲書又念夫吉凶禍福之致莫非出於常不  
常也爲之因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變動者卦  
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百六十有四以



示之是爲易其任天下國家之重者以爲一言  
一動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亂之所繫也率皆  
有左右史以記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爲史  
而國易其名若晉之乘楚之檣杙而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悖常亂德者  
轍環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刪詩定書討論墳典  
讚明易道以聖人之簡筆代聖人之政令自己  
身而常之以期萬世又以當時君臣父子之悖  
亂無所施其賞刑者乃約魯史之文而寓之褒  
貶焉故其嘉一善而萬世莫能掩其光輝黜一  
惡而萬世莫能滌其瑕垢其文本於魯史故亦  
謂之春秋其事五後世謂之五經經即常也道  
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者  
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經誦聖人之經者舍之於  
心而會已之常而隨所施焉至於造次顛沛不  
敢離也此之謂道父子以親君臣以義而至於  
天下國家無所施而不當故常之施也在堯舜  
三代聖人之在上者爲典爲則爲彝倫爲皇極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三  
爲民之秉彝在孔子聖人之在下者爲五經聖人之通塞無非常之爲急者以民之不知常則有妄作之凶人相矜高漁奪而至於父不父子不子也凶孰大焉此聖人之所憂也隴西李君天與學聖人者其家廛居有樓西向而東臨通衢有軒牕房閣聚書其間以與子弟講習焉而四弟四子率二人而授一經已治其一而總之乃其軒以五經爲名成而來告故爲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於長幼朋友者如日月之於東西寒暑之於生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誨之雖髡鬣之童幽暗之室不敢以欺以居則曾閔之事親也以仕則夔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則天與順常之吉而經無與焉年月鄭俠記

豫順堂記

真石先生治其居之西偏爲堂聚書環左右先生燕休其間堂有閣焉名曰慵閣先生偃息必於此者也有軒焉名曰默軒先生有所寂然忘



言必於此者也有齋焉名曰益齋先生所與朋友講論道藝必於此者也閣與軒齋先生自名所以命名之意知先生之所存矣而堂獨未名一日先生語客而福唐鄭俠以豫順名之取易所謂豫者順以動故也豕有之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而予所取者蓋謂慵以有待而後行者也默以有待而後言者也而又有朋友講論之益則其動也必順惟動而順則天地知之而况於人乎先生有道者也故予既名其堂又樂爲之詳言夫寂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來也從於無其生也常卑下柔弱執道者如此故夫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古之人其未用也則靜而養之方其靜而養固已知其不得不動蓋不出戶庭而天地萬物之情可以圖回於掌上矣物無常靜會其靜時則不得以不靜物無常動會其動時則不得以不動故廢興有命動



靜有時會逢其適而莫之固必惟有道者能之  
若夫重陰蔽空白日藏輝軒牕晝靜禽鳥不鳴  
嗒然隱几而忘其形到華胥於頃刻見周公於  
眼前此先生之慵閤也萬壑沉靜長空練鋪松  
風不動霜月自涼兀然一榻而是非兩忘則體  
合無外心包大荒潛精乎虛一之內遊神乎何  
有之鄉不知天地之變易堯桀之興亡此先生  
之默軒也明簪四來履滿門外直諒在左多聞  
在右論心於方寸之地議道於言意之表奴僕  
飫聞於六經豎子羞稱於五霸以其餘暇也鳴  
琴彈碁舉觴酬酢樽罍倒臥人始醜顏清歡未  
終繼日以燭此先生之益齋也而瀟養旣宏弛  
張一致以一席之事業足以膏澤天下致君堯  
舜之上至于華夏蠻貊昆虫草木無不得其所  
使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公相視之猶涕  
唾也則先生之豫順也夫惟有待而後行是以  
行滿天下無怨惡有待而後言是以言滿天下  
無口過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則夫其順也猶之鳴鶴之在陰其子和之矣大哉順乎莊生有言曰虎與人異類而媚養之者以其順也異類尚然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新修南山聖壽禪寺記

南山英之望彙以律居星散頽圯敗壞莫或省顧荒蹊斷徑人嗟惜之元豐壬戌轉運使孫公始表其事於朝請以律爲禪而猶再易住持始得海相者初立僧堂與小茶堂小厨室三間而已相寂乃得今住持守超而後堂殿兩廊內三門等立焉先是殿室最高而極後址于山之半官廳乃在今殿宇之地又不立法堂是以室宇無序而主客莫立今太守廖公手爲指畫移殿於官廳之地而以故殿址立今法堂又對僧堂爲香積厨堂立而後建主僧之寢殿立而後塑諸佛之像又山與江對寺於山之半去江甚遠日遣童侍取水於江徃反僕僕而不給餽餼滌濯也乃於堂之前偏東近厨鑿其地而井之山



高江浚地皆頑石人人以爲不可井也乃指其地而鑿不數丈遇石決石而泉迸出遂給寺中之用而傍及近居往來之人是井也錫杖泉之類也井甃而汲守僧又化諸有緣起兩廊及內三門以次至待賓客之舍凡三年間而南山之致完廖公之力多焉公篤於好善樂成人物之美而性嗜高爽其於南山或日至而不勑殿成公又力助立諸像則公之爲心如何哉夫事患在於人志之不堅與夫暴亟欲速峻以厲衆而生怨或下之人頑狠不可化負固以違其上則未嘗有濟者如南山守僧之愿於其事賢太守爲之助是皆有堅固不回之志從容寢漸堂而後殿殿而後厨厨而後井井而後及兩廊三門之屬郡民無小大皆知修建崇奉以報君親之爲善而樂以有餘應超之求故能上下和而事功立外人或不知南山有剏造始而堂巍然再至而殿屹然又至而厨井門廊無非完具若神之所爲者非有道而能是乎若夫背山面江左



崖右谷晞暘舊島凌烟古嶂昔帝絃曲後人鼎  
月峯岩具存址穴尚在此則南山之勝衆目之  
所共見而露房雨萼紛幹丹苞霜月冷光風松  
肅韻暫來久泊朝徃暮歸清淡紛華各有餘趣  
此又時物之態度其情與人合而自昔已然至  
于高堂曠無人至猶歸妙法有傳鷺峯如在隼  
旟時至賓從翕從珠璧相連樽觴間錯清談淺  
酌和以雅篇下以仁民物爲心上惟忠社稷是  
悅人爲如是佛說以明此則今日之事而可施  
諸後前此所未嘗有而今又有之魚鳥有群烟  
霞無主能令苦國變作樂郊非朝廷清明守宰  
忠厚其何道而致斯覽景呈心請觀鄙說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三

終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四

懷集林府君墓誌銘

君諱絢字伯素少敦敏順悌其交不妄而篤於  
 好善閉其戶以讀書為文至忘寢食年未弱冠  
 弘裕秀發以是有稱于鄉閭同母弟繹與君偕  
 名皇祐中同日擢第君之教也釋褐授潭州長  
 沙尉潭據南北之衝商旅舟車之所會而介於  
 湘衡之間重巒密林巨盜依之久為民害州縣  
 警捕甚嚴累歲不獲君至為設方畧皆中其策



不朞月擒者數黨於是衡湘之間無留寇矣會  
曲江余襄公臨鎮錄其勞於朝詔遷萬戶簿襄  
公以爲賞太薄也再爲之條奏又舉其才謂可  
試一邑君勤於奉公而廉於進身以爲君命也  
安有厚薄爲人臣者不稱是惧何暇於擇故不  
復自叙乃以前恩改授賓州嶺方簿兼令遷桂  
州修仁令君志尚高潔其臨政惠愛撫循其民  
而教之以善猶子弟也故所蒞稱治部司審其  
能交章論薦若余襄公李公師中皆深器之以  
二公之所舉則君之爲人可知矣修仁之任歲  
滿當改秩未及代以母張氏喪歸服除差韶州  
恭城令君以先府君之老懇求便侍不獲明年  
又以先府君喪歸歿粥面墨廬居以終憂耿耿  
有餘恨經年始領端溪之命旣受代以疾終於  
官所享年五十有九君廣州懷集人也五世祖  
某嘗爲劉氏相所作懷州大陂凡溉田數萬頃  
民到于今賴之故君之家世居于石僵城之西  
祖某父漸皆不仕母臨賀人吳氏君五歲而母



西坡先生集卷之四  
亡張氏於君繼母也君性至孝事繼母如親故  
張氏愛君甚於已子君與弟繹及女兒尚書屯  
田外郎周君之室皆吳氏出也繹官至桂州永  
寧令先君而亡繼母弟紆未仕娶臨賀陳氏男  
二人長俊民次天民女三人長適臨賀陳蒙次  
昭平周景甫次蒙泉王汲凡君之子弟皆以儒  
爲業而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舉士其篤於好  
善而不妄交者於是信矣其亡熙寧九年十二  
月二十一日明年某月某日男天民以君之柩  
歸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男俊民  
天民泣血而求銘銘曰  
嗚呼伯素生今好古敏而自求是以有譽於親  
克孝於弟克友其奉公也勤其臨民也厚心不  
志於利而志於義志不達於位而達於仁其才  
雖屈於道則伸假之以年有足施設今其亡矣  
夫復何云積善之慶在公子孫

謝夫人墓表

予友譚文初其妻謝夫人潁川汝陰人也曾祖



泌諫議大夫以循吏稱爲時名人祖衍駕部郎中父立南雄軍事推官謝氏世爲儒家其教子弟必以經術教諸女亦如之凡詩書禮義古今義婦烈女有見於傳記者必使之習讀通其理義謂夫人所大患莫大於不知古世之婦女尤爲鄙闇無所聞覩爲婦爲母而皆莫知所有自爲者之道行不師古而欲其無爲父母憂辱不可得是以謝氏諸爲父母者率用此爲誠生子女必教其言其行使必有所師法故謝氏女之賢於世有聞而夫人於姑姊妹之學尤所耽好以是於謝女中又爲最幼而夙成父母鍾愛而慎擇所配求婚者以十數莫之與文初之爲人也耿介尚志事父母盡孝其前娶某氏廣人以資橐自負頗不知訓言入門未幾舅姑有所不悅以文初少且新納婦也忍不言文初曰吾親之不悅則烏用汝爲昔曾參以藜蒸不熟爲不順而出其妻矣况於吾親有不悅哉出之夫人之父適官於韶韶乃文初之里故謝父聞文初



而奇之曰此乃吾婿也遂以夫人女文初夫人  
之歸虞曹公掛冠里居夫人竭力夙夜凡晨省  
昏定旨甘之養無所不致其敬而寒暑溫涼雖  
簞席几榻盥饋滌濯之具無非身親之莊重寡  
言進退必禮閨門之內未嘗見其忿色而婢僕  
莫之敢犯凡有進於虞曹公文初前夫人後侍  
者左右執事惟謹出入庭戶翼如也虞曹公早  
以名聞公卿間衣冠之遊最盛皓首龐眉退居  
丘樊蓋軒車之至門者日無間時而內外親族  
閭井交識又密於此永寧縣君既亡則虞曹內  
外廩給親交往來燕好分資慶生弔死至于塩  
醢醴酪無非諸子婦是出公清貧樂施致政之  
俸薄文初食糲衣麤僅能致其美於是常有不  
足色夫人亦儒家子蓋處虞曹公致政之後而  
所以奉內外者無損於榮仕之日於譚氏家屬  
上下無一言之間其能如此故虞曹公嘗嘆曰  
吾子能爲人是以能有婦若此予謫居真陽文  
初時爲郡民掾視予猶兄凡相見問勞之頻近



一二日遠十數日未有踰數日不相過文初短  
 衣小冠紉褶皆補綴之舊而服必端整明潔遠  
 視若新服迫而觀之方知其為敝舊澣濯組紉  
 之工乃能如此文初好賓客如其父承以清白  
 然而賓無衆寡席無大小必時果新物鹵清密  
 藏乳酥煎滴或乾或濡或脆或柔或為竒草名  
 花珍禽異獸之狀必極精巧而器皿具備明瑩  
 齊潔炫燐飲食其美視時温冷曲得其製造之  
 法而學之者雖似終不及文初席所出者之可  
 愛問其所使乃一僮婢可供蒸炊而已則所謂  
 澣濯組紉與所以待賓客者皆夫人自為之問  
 其賓客之費疑於廣而君用以足家貧俸薄而  
 能若此何也曰吾惟閨門之內無妄費而已吾  
 之身所服若此吾之婦又有節焉自非奉祭祀  
 賓客不敢毫髮輕費夫公之費其於私也百之  
 十私之費其於公也十之百何也公之費有時  
 而私也無期所以奉祭祀賓客者公也暫有時  
 也所以自奉者私也常無時也人之於常者倍



故於暫不及吾於常也有節故於暫有餘此吾  
 妻謝氏之力焉凡吾妻所以居家雞晨以興而  
 家之事無不遍視若滌若灌若拂若拭若掃洒  
 必身以率下若澣濯若縫綴若補緝若裁剔若  
 果疎之前煎蒸若醢醢之作藏必以時旬必周周  
 而復始舍此則讀書觀古文無事則書畫二事  
 皆精至而於水墨尤有閑淡之趣予每公休無  
 事必與之談論詩書前言往行之醇疵以觀其  
 識雖老於儒學者無以過尤善性理言與其所  
 為相表裏而語意所次若古義烈之士忠端正  
 直節行可稱者必申重反覆嘉嘆再三若有警  
 予之意夜分而後寐凡起必吾先而寢必吾後  
 雖疲倦百為未之有改其所以事吾親者如彼  
 而所以事吾者又如此不變其天資也不勸其  
 至誠也吾於內助有賴焉應之曰唯嘗以夫人  
 事與人言無不嘆服者以其所為謂宜與文初  
 終老相守而子孫誥誥滿前故每誠人夫婦之  
 不相能者與勸其相能者未嘗不以文初室家



之際爲美談已而文初罷歸省親曲江旣歸四月文初疾病夫人亦病又數日得文初書曰謝婦所爲兄固知其詳凡吾外從王事而閨門之內絲髮不以經于心謝婦力也今亡矣其柰何聞之驚怛與凡知謝夫人所爲者莫不相顧失色先是文初歸親膝之累月夫人告寧親歸凌江旣而文初得疾書遽至夫人泛小舟冒盛暑歷江之險一夕而至親屬莫不訝其來之速對曰憂念之深不知道里之爲遠也由是亦卧病以元豐元年九月十九日終享年二十九歲虞曹公於是亦得疾且甚聞之大慟喟然嘆曰使我宗族內外終無間此婦也何奪之遽乎後五日吉遂葬于曲江之豐樂鄉洪義里龍華山之原夫人之葬文初病猶未蘇而虞曹公疾病倉皇遽迫故不及銘其室後累以書言夫人之賢而嘆其早亡自悼內失所賴若無陳訴者予常恠世之人生子女不知教豚彘畜之肥其軀幹而不美以德其知名教之爲有益於世者亦不



過以教男子而女子獨不教曰婦人之職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曾不思古之人所以能盡爲婦之道而至於此是詩者孰非學之力哉若男子出入閭巷交際士友尚可見而識焉若女子者深閨內闈無所聞見可不使知書哉是則教子之所宜急莫若女子之爲甚乃置而不教此悍婦戾妻嬌奢淫泆狼狽不可制者所以比比而家道不正如有用媒之良者必先此以謝夫人觀之則謝所識何其卓絕能以教子女爲務如是之至而詩書古訓之爲有益於人如此可不勉哉雞鳴之序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靜女之詩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由是觀之古人所以致重婚媾而慎擇配耦豈徒然哉自非貞潔柔淑恭順勤儉而能夙夜警戒其君子相成以道鮮有不破家亡國而流毒天下者然則人之於夫婦之際不可致重乎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



序者達其意曰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予以是詩觀之知衛人以宣姜爲患惟其不速亡爾或者人之所欣悅敬慕欲其長存與君子偕老者則中踏而天亡抑人之所憂怒恚惡欲其速亡而無遺類以重危人之家國或皓首而兒孫使善惡之報若可疑何哉如謝夫人之亡豈獨其夫家與六親之嘆泣而已也蓋其傾天短折未足深念而十年爲婦竭力盡節獨未有一子女可以似續可不盡然痛心哉惜其已葬而不及銘使文初快快又有是恨故予爲之表于墓謝氏其先本歛人晉謝安之後由諫議始遷居潁之汝陰云

劉公南墓表

元祐三年春三月十有八日長樂劉公卒于京師越九月其孤始迎公柩自京歸明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長樂之懷安縣太平里螺峯之原禮也公以行誼動天下文章經術人所師範而



五舉進士不得一官以終是以士無賢愚人無遠近異口同音共一嗟憫若造物者之所爲無有規準而善惡之報不足依據道義詩書之學疑不足恃者此皆所以痛悼劉公之意而福唐鄭俠獨不謂然天之生物固有小大之分齊而不能兩全者理使然也與之齒者無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不惟形骸如是而內外之受亦然且已爲其大又欲其小天不自能其能以與人物乎夫貴莫貴於道義而富莫富於詩書者也世之人一出焉一入焉假道義詩書以取貴富而道義詩書之途荒矣若乃達而所以致達者不荒則必不知富貴之利樂其居之與不達無少異者爲能如此則知劉公之非不達而造物者之所爲得矣其餘何疑哉蓋天之所以極窮於其小者所以極成於其大孔子之窮極矣不極則六經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孟子之窮極矣不極則七篇之貴富無以極成之也今公以一布衣士而名動里閭聲振京國道義詩書之



貴富衆所歌詠取而用於今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然則天之所以極我公與公之所享爲何如故哀亡可也而嗟憫疑恠則非其宜矣公諱康夫字公南其先自劉累以至漢由漢而後劉姓益大而公之家譜實自唐僕射晏而相傳至高祖始因官而家閩遂爲長樂人曾祖甫皇太子洗馬祖若虛屯田外郎贈光祿卿父弈屯田外郎公幼聰敏不嬉玩與羣兒處意氣獨不類日誦數千言過日不復亡屯田公之爲鳳翔幕也公方就傳嘗聽於講席已而誦其說一無遺誤坐者駭恠故西人目公爲奇童洎屯田君卒于丹陽家素貧約衆知其然以緡物二十萬置柩前請助爲喪公曰是浼吾考也卽拒却之及扶護還家里中親故皆矜傳丹陽事而賻布不敢入公之門公性純孝居喪盡禮盖年未弱冠而所以慎終大事者成人有所不逮由是益重於邦鄉服除就學府庠周先生希孟門人數百而公獨見推重丁太夫人憂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血泣終制未嘗啟齒其居家嚴憚  
 遇族親有恩禮女兄今長汀令韓公之夫人嘗  
 抱疾公親侍湯劑衣不解帶疾已而後復弟姪  
 貧窘未嘗不與共衣食急人之難義見于色故  
 鄉人師其孝悌仁愛而公亦以敦厚風俗崇獎  
 名教為已任主鄉校者三十餘載部刺史之至  
 者各見優禮在張公伯玉元公絳程公師孟尤  
 為知已治平中舉孝廉本道以公應詔有司以  
 為後時而罷熙寧中五路先置學官廣東之人  
 乞依上例請以公主番禺學朝廷下其事索公  
 所為文公進志述二十七篇考為天下首議者  
 以公未仕於格不合而止異日大臣有言公於  
 天子之前曰劉某者天下士惜其幾老不得用  
 將有特詔事垂成寢公聞之嘆曰命也乃益得  
 卒業詩書晚復主溫陵學大率閩中號為多士  
 而前公主學者或以士人聚散為意而事多姑  
 息公既名教自任故其所在必有規矩士之精  
 敏勤勵者必見推許而荒慢怠遊者必見斥罰



其引經質問雖終日不倦也是以門人多至千  
餘而擢高科歷顯仕者不可悉數也爲文下筆  
餘千百言若不由思慮而羽翼詩書根抵仁義  
雖素構無以過者有經訓若干卷雜文若干卷  
古律詩若干卷其在熙寧苗役之行公嘗狀其  
事以爲法之初甚良而行者皆失其本大爲民  
害爲之圖籍以獻竟不報又嘗擬乙丑庭策其  
畧云去冬今春積陰常寒陽氣不達恐有以臣  
議君以子改父者乃致斯譴因具言更張所宜  
而未嘗示人旣亡而遺藁在笥見者感泣公始  
不爲詞賦莆陽蔡公襄勉使爲之一試而魁中  
由是屢薦至戊辰春試乃六舉以恩當得假承  
務郎前未唱名二日而亡蓋預知歲在辰之不  
利以語門人矣而皇皇如京師尚與一日之得  
攄其蘊而天之所畀乃如是其不渝也其豈偶  
然乎公娶黃氏朝奉郎致仕嘉會之女子四人  
長知至泉州惠安尉次仲立叔習季修皆舉進  
士女五人長適進士陳大方次周孝嗣三尚幼



公之沒門人張勸狀其行湛存爲之述南安林  
洵爲之錄而溫陵蔡彰又錄其爲溫陵教授之  
功實予於公有外表之親而夙昔最舊及溫陵  
教官益知公所以得士心者觀四君之言若符  
契以公終始塲坎信天地間一窮人而其所爲  
施之於事親事長與夫恤窮撫稚訓養豪雋成  
就才哲發於誠心施於行事無非可以勒金石  
感鬼神者又考之於苗役圖籍乙丑擬策則公  
之憂其君與民爲如何今諸門人諷誦緒餘遵  
承規世矧皆可以致主安民又垂之文字而示後  
之學者治家治國爲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  
之道無非與日月相光耀可不謂取而用於今  
則利無際推而施於後則澤無窮者乎故予歷  
次公之所爲與其所享以破衆人嗟憫疑恠之  
惑而表諸墓公身雖塲坎而子知至賢已仕而  
三三才又才性俊良當皆有立於世君子曰不在  
其身其在子孫斯言猶信

太孺人王氏誌銘



政和六年冬太孺人王氏將葬其子奉議郎吳可權走人數驛之外求以銘其室某固素辱交可權又往來潮漳之間備嘗聞太孺人之婦吳氏中外交譽者顧淺尠無取而生平聞人之片善每每樂爲人道之惟恐其不傳久遠矧如太孺人之幽閨深室而譽聞外達爲可傳者哉乃欣然聞命援筆而就王氏本瑯琊自東晉肅侯彬始遷于閩其後子孫世居龍溪龍溪分置是爲漳浦人唐末有檢校司空彥昌者太孺人五世祖也當寇亂之時獨能扞禦強梁爲邦鄉所依子孫因其資力皆謹樸自守不求仕進太孺人之考益以仁信著其娶卓氏賢淑太孺生於仁信賢淑之父母而資性誠厚自其爲女已有邦鄉稱宣德君少失怙恃其祖母沈氏重其匹爲之咨訪而內外皆曰無若太孺人者二氏皆德擇故太孺歸宣德之室太孺之婦于吳年始十有七歲吳氏大族大孺上無舅姑宣德之叔仲季皆少而沈氏春秋高諸甥姪及內外族親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四  
來歸奉養省問者日盈門四子舍迭養與供給  
賓客太孺人冢婦也竭誠悉力無少懈倦三室  
之奉或不足必禪助之沈氏用喜愛日所遊適  
多至太孺人有所教飭太孺必歡喜拜受憶而  
不忘沈氏彌愛之如已女常曰王新婦孝謹天  
性也其所進食吾未嘗不飽此其誠心所感非  
以鼎味之爲美也服用敦素厚人薄已宣德君  
尚氣義喜交友時有費用太孺人靡不欣應至  
於簪珥無所吝惜其勤儉篤實動有禮法閨門  
之際整肅和裕故忠州防禦李君亨伯嘗至其  
家深嘆異之乃約與宣德君爲婚姻可權之初  
室乃防禦君女弟也可權始離髻齒卽遣就學  
于郡厚資其師友已而又諷宣德攜之以遊上  
庠宣德君捐舍太孺人謹閨闈躬祭養益勵二  
子以學訓諸女以絲枲內饋爲婦之德容而遣  
適皆得鄉邦之俊良善之家凡內外宗姻小大  
四五十年之間無一間言惠濟遺賚盖非獨此  
而邦人貧困時有賙及終不以爲德至於婢妾



亦莫不懷感可權初任迎侍之官太孺從之已而沈氏沒母卓亦亡而曾祖姑余三氏之子孫寢寢零弱及可權次任太孺獨留鄉里盖念三族之衰零時當有以輔助其不逮可權固請不可奪也及可權之爲懷安以太孺晚年不當以家事爲勞而懷安近鄉里乃聽迎侍居官舍日惟焚誦之爲事稍暇卽親絲枲緝綴可權爲治亭宇植花果庶其爲樂無少改也可權固請乃曰此吾少小時事今乃自以爲樂與若治公事之外讀書何以異也自可權初官時卽戒之以事君臨民之大節曰汝白屋之家幸明時少第自此惟勤公潔已移孝於君慎無貪躁以貽吾恥辱可權學有所造至今不忘勤苦而收書不厭已所至必保清譽而於民爲福太孺與有力焉施散之博自其天性熙寧元豐之交里中薦饑富民閉廩以高其糴太孺獨傾廩庾爲糜粥以濟流丐賴以存活者非一二乃今有語及當時事者無不感泣流涕夫人之性孰有不忍獨



其力有不逮則已及家富儲峙或蔽於貪吝至  
親戚不相顧大丈夫冠佩煒煒口談仁義窘迫  
之際如視路人使知太孺之如此能無愧乎居  
無恙一日季女歸寧累夕與同寢宿晨朝猶笑  
語聞外若馨欬狀暮不應驚起視之已化矣太  
孺之封政和三年之制也享年七十有七子二  
長某前奉議郎潮州通判次某未仕女四人孫  
男女十有一外孫男女二十有八以某年月日  
塋于梁山之足北碕之原銘曰

孝事王姑如其姑惠施親戚及里閭他方流丐  
賴以蘇教女容德爲良婦如其教子爲真儒閨  
門肅睦仍裕如行之幽壺譽邦都兒孫滿前七  
十餘安寧考終流偉謨刻石夜臺羞鄙夫彤管  
有煒寧異乎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四

終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五

代林文到任謁宣聖

道暗於物蔽而有叔季之亂民與禽獸相去一  
 間王於斯時獨皇皇栖環其轍于天下如道  
 人之鐸于路者無所不至卒之無一國合乃寓  
 諸六經先王仁義之道已蝕而復明禮樂政刑  
 已壞而復振萬世之下父以之慈子以之孝君  
 君而臣臣夫夫而婦婦日月星辰得其行昆虫  
 草木得其情王之力也連為天南窮州雕題交

入泮  
 端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五  
趾混錯鳥獸今乃被冠披裳受天子約束官吏  
得以教治而分領之王之功德深矣某忝受詔  
命自歸善移守於此下車三日矣惟朝夕所頒  
布宣諭以臨民吏者皆王之緒餘也敢不虔遵  
禮典而致欽于左右哉肴觴苾芬伏惟尚饗

### 代釋奠

周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當是之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中州之民其不胥爲夷  
狄禽獸寡矣惟王獨於其敗壞腐爛中極力而  
起之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遂淪沒於  
地不禹世之下以生以育以衣以食而父父子  
子君君臣臣與天地相終竟而不可傾搖破敗  
王之德也某爲一州長於此方春之月雨露時  
至草木滋茂惟王之道在其俯仰之間一昆虫  
草木之細孰非王之賜是用齋祓其心潔豐粢  
盛祗率僚屬以仲月之上丁而行釋奠之禮焉  
伏惟尚饗

### 秋釋奠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三  
秋之令涼風既至霜亦時降百物登實獺魚豺  
獸皆有享也况於人乎是以有思親者以恩親  
薦有功德者以功德報王之道其在萬物蓋不  
啻天地父母於是之享不亦義乎是故凡有國  
家人民不以大都小邑皆以是日明禋于我王  
凡以爲民物報生成之賜也夫惟萬物莫足以  
稱之斯謂罔極之恩莫報之德俎豆斯列牢醴  
其潔以將至誠而已伏惟尚饗

代林丈再任謁 宣聖

色聲臭味逐逐於外而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  
臣不臣能使天下之人不夷卽禽詩書之教所  
以開民聰明自其迷惑而返於其初故凡爲天  
下國家之道儒術爲先所以厚人倫本政教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由此其選也周之衰其夷且  
禽甚矣微夫子之力詩書之教將泯墜於地而  
不復振後世雖欲聞先王仁義之道其孰從而  
求之故不啻天地父母王通嘗言之矣其爲郡  
於斯惟公家大小之事一有成法而裁決處置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斟酌以宜未嘗不依於王之教天子不以爲大  
不肖俾之再任是依於王之力也泣事之三日  
謹以禮謁惟王其降鑒而始終啟贊之

代謁諸廟文

國家所以待天下善惡曰賞與刑而賞刑之所  
及耳可聞目可見而已若幽晦冥昧聰明之所  
不至非有神聖不能伺視故吏執刑賞而神司  
禍福所治實以代天福善禍淫而與吏相爲表  
裏吏與神其相待如此某不肖朝廷以其讀書  
知道累官至于州牧自惠移連下車臨事已三  
日矣推神與吏所以相待者是用祗率成典以  
誠薦告

代林丈再任謁諸廟

幽與明夜晝之道也未有夜之弗晝何爲明而  
無幽神任職於幽代天伺察正淫而禍福之故  
血食於此太守任職於明代天子伺察善惡而  
賞刑之故祿食於此爲善惡於明太守取而賞  
刑之其行諸幽則賞刑所不至而神禍福之神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  
與太守所治不同而爲道一矣其爲郡於斯惟  
公家小大之事一有成法推行天子法令以致  
之民不敢懈也至於事有許奪輕重不敢髮絲  
自昧于方寸凡以關通神民而莫有以啟沃之  
苟全初終知爲厚幸而天子不以其不肖俾再  
是任神之明靈其有力於其至矣泣事之三日  
謹以禮謁祠下王其鑒之

代英州城隍廟慶祭

城隍內營外扞使居有所恃以安而乘巖伺隙  
之人無所啟其心其有功德於國與民甚至而  
廟貌圯壞踰歷年歲蠹梁腐椽墜瓦盈地風雨  
飄搖延及陛幄某初至郡因以禮謁祠下瞻仰  
之際盡其痛心固神之於人有不可知不可見  
之功德而予又不忍重勞民以求安完然而承  
上化之流務使民知本反始不怠康寧之所從  
來者宜如何哉是用申請于上得遂所乞僅可  
殿宇而民吏之有知者歛然樂輸其力不踰月  
堂序翼張旒冕星煥前几筵後帷帳輔佑承使



左右內外然後衆知所依仰而吏慶于府民歌于路其樂成如此神之於人情豈遠哉於是率郡屬嚴拊俎之薦伸慶祭於斯日神其鑒茲用保明享於千萬年永惟朝廷靖熙民物寧阜內外上下和懌而成之固有磐石之安是圖蓋古之仁知聰明之極雖歿而猶不忘爲天下福神之類也尚饗

代祭社稷祈雨文

古之建國左祖右社示民之生必本其先而衣食所本土穀而已而聰明仁惠能出力以平險阻教耕藝皆得以配享無窮推迹所崇不其至歟大海之傍連年焦旱細民艱乏至於妻孥併棄芋歿於道可爲痛心者今歲爲甚幸而春夏足雨以爲秋稼稍登卽病悴遺民可以少濟迨茲不雨又且逾月誠恐復如去秋則民不噍類憂慮之深殆廢眠食以其忝爲長也神祀有常典而旱溢祈禱首著于令豈非輔祐朝廷衣食民物有從來乎夫賤者力耕耨貴者勤勸相此



則人之所得而致若乃叱呼雲龍奔走雷電噓  
翁俄頃滂沛田野使枯槁將死而復生非神而  
誰能是用潔蠲齊宿以爲民請惟神臨之

代龍潭祈雨文

祀有典先王所以勤恤民隱謂夫非人力之所  
能及則惟神是怙國家尊隆禮敬近者制勅凡  
名山大川能出雲雨神靈顯赫者所在咸以名  
聞神於福清境內標表第一凡以靈異卓絕自  
有是邑以來歲時災害苟以告者未嘗不蒙休

應其功力在民者甚著以去歲蝗螟爲害今春  
麥不全收民極艱乏幸而耕播之初甘雨屢降  
民究其力以赴田畝原田高下蒼翠一色乃自  
仲夏至今不雨矣數日膏腴坼裂苗稼黃瘁民  
心遑遑小大憂恐若旦晚填墜溝壑者神於此  
時得無深念乎某爲宰於此固才力有限而小  
大之訟分決裁處不敢不盡其心其有以致咎  
罰于有神者願以身當無禍吾民物爲也乃其  
寸誠發心如一燧之在爐亮神之指呼風雲馳



走霆電化焦燠爲清涼變乾暵爲濡澤俾民易  
憂以懼且死而生望易於一燧之在爐也然則  
何憚而不爲哉此其所以祗祓而來告

代祭雷師

雷天之威令震發潛伏使勾萌畢達而幽蟄並  
啟號其悸驚恐致厚福雷師之於天下其德如  
此所以輔相國家者至矣夫先王之爲禮法施  
於民則祀此雷師所以在祀典而爲州者將以  
庇護千里之民物使之出入以時而物遂其宜  
者也方茲東作則所以爲千里祈致祥順其可  
以不逮乎是用遵修禮典敬以戒告

代祭風師

天生萬物而風以時發生長養成就而歛藏之  
和而爲條祥肅而爲凜冽其清微時順或不鳴  
條一怒而飛屋拔木皆風之力也而風伯主之  
州之有守所以牧養千里民物而使之無不咸  
得其宜而時生時遂者也方茲歲春所當以萬  
物生育之端請祈于風伯者其敢後乎是用祗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飭禮事以伸敬告

代祭崇應公祈雨文

民之所事明則有官長幽則有鬼神凡以其於  
已有庇護而使之不失其所是也泉濱海之國  
土隘民稠壤地磽确稼穡良苦所賴雨澤以時  
降否則焦旱不收旣已仍歲民流徙以轉溝壑  
多矣幸茲春夏甘澍饒足禾稼將成近復不雨  
誠恐枯旱復如前時民何以堪故不勝愁憂而  
至於不眠者以其忝爲長於茲也惟神聰明惠  
直廟食于是而溫陵之人家有嚴饗雖稚兒女  
子無知依神之明且靈非有大庇護之力而能  
能使之若是乎夫聖賢之舉也義而義者時而  
已矣有大庇護之力而不能於此時未見其爲  
義也暝雲藏山龍託淵藪呼叱俄頃傾瀉川澤  
萬室之衆同一欣喜神豈無意乎此太守所精  
誠來告也

代祭顯應王廟祈雨

民所恃以生者食而稼穡之待雨澤亦若是晉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江仍歲焦旱細民艱食而至父子相棄流移甚  
矣矧孳死于道不可勝計乎幸而春夏雨澤稍  
足以爲今歲有豐稔之望饑疫遺民庶幾少濟  
涉秋而來復爾曠乾誠恐又如去歲則民不聊  
賴夫叱呼靈龍驅使電雷此神所從容而餘力  
原田圻裂苗稼枯槁萬室焦然此則吏所經營  
之大急以有餘濟大急固神與吏相爲表裏以  
佐斯民之道也故敢精懇而來告焉

代辭廣利廟

某學識淺陋乍得茲郡加以南北遼曼人事不  
相諳悉是豈能周知事物利害而舉措曲直一  
得其宜哉曾未及期事叙功卽雖不足以盡善  
亦可謂粗完神之賜也惠陽不理上司欲不肖  
者徃葺之辟書上聞朝議可之旣拜新命遂辭  
茲土惟神之德天覆地載烏乎適而非在哉樽  
酒告謝而已

代林公祭進寶廟

進寶血食於窮荒岵岩之峽間而靈應之稱聞



於四達非神聰明正直左右有德而禍淫邪者  
猶日月之在天其能如是乎某爲郡真陽學淺  
術陋惟夙夜祇奉條法戮力公家欲德施下及  
於草木昆虫如古循吏而未能也幸而公私安  
寧同有虞悔部司以惠陽闕守遽茲辟薦詔書  
且至腰帶舊印手捧新符非神於輔佐陰有巨  
力無至此也惟麾守所縈久矣欲至祠下而不  
可得今茲輕舟泊岸得以周覽山川風物之勝  
而焚香奠酒躬叩冥寂意豁如也重惟神去斯  
世也遠矣猶日思爲上下福某食祿于國徃爲  
守長其敢懈乎在人則有東西南北之限若神  
之道其何適而不在乎潔羞陳禮物有窮盡而  
嚮服之誠與神之無分於東西南北也等矣尚  
饗

賽謝明化寺土地文

俠以上書論時政闕失得罪於朝天子以爲其  
情可憐不忍糜以湯火貸其萬死而投置於此  
方其手携妻孥奔走萬里以來於英英人上下



舉無半面之知者艤舟江岸栖栖如也俄而有室可居以有明化寺故也寺前高後卑無山阜可依無松竹可庇言陰陽者以爲非所以聚人之地室敞而將頽過其下者惟恐壓焉垣圯而不築可攘臂以入叢蒿茂草蛙蚓之所居敗壁腐楹地虺之所伏人而居此能以久安乎故某之始居此人有言某僧以罪歿某人以病去人久不居故頽敞至是殆土地伽藍之神爲之也俠應之曰厚地至大至廣而神之所主各領其一方以伺察善惡而禍福於人夫土地之神以安人爲任人安而神之所居以完饗祀以時神所以治職於下而歸報其上者此也豈有擅據是室不使人得安寧人亦何求而爲是哉且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不妄故也夫惟聰明正直而不妄故亦惟其類已者是喜上天后土之所以使神分此而居以伺察善惡者亦謂其惟聰明正直而不妄者是與也俠雖不肖不敢自比於聰明正直抑所以事君親者不敢不



盡其心知法之於民物不便屢請而不已不敢  
自昧方寸以苟避權貴而自容至於與大臣矛  
相刺也達官美職人之所欲俠不敢分毫覬于  
心居有宮室行有輿馬祿豐用足妻孥喜美親  
屬交舊賴有取足人之所樂俠棄之如涕唾怡  
然而來此神其亦曰鄭俠者果何求爲是哉如  
俠不正不直以自叛于道則神得而殛之如果  
在于有道當力輔大公祐以寵福然後可以上  
稱皇天后土之所以委神于此者夫豈得悍然  
固有是室以與人爭居者哉是必不然故力排  
衆議與稚妻弱子晏然居此而無畏者以不自  
疑且不疑於神也旣而生徒四來布滿寺宇整  
欵易頽誅去蕪穢移堂以室闢墻而戶惟人是  
便神未嘗預焉英之諸公自太守下至掾尉及  
士大夫之道英而南北者與夫英人無貴與賤  
貧與富凡粗知義者未始不予識而無一間言  
生徒之來學迷者悟汗者潔怠者修晦者白雖  
未大成而人人嚮方矣稚妻弱子與夫不肖之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五  
人內外僕妾以數口迄三四年一無灾患然則  
前高後卑無山阜可依無松竹可庇非所以聚  
人之地與夫人不得以安居果何謂耶由是知  
神果聰明正直而無妄而彘之不得以寧居或  
以罪歿或病去非神之爲之殆人之自災也抑  
神不幸而遭於是使夫不知神者不得不置疑  
也然此佛寺也而以儒久居之與夫儒宮而僧  
居之亦何異乎是用不安厥居而卜室以遷然  
則使得以寧居而至於有室以遷神之力也今  
夫與俠始終有力未有如神而知神之爲聰明  
正直而無妄未有如俠神與俠幽明有殊而爲  
道則一道也是用絜其壘樽佑以肴果爲文而  
來謝惟神饗焉神其永終斯道而助天地福善  
禍淫

祭韓文公

先生以一言忠梗思悟其主於四百餘年之前  
獲罪而來此當時之民蒙被厚賜以至于今推  
崇饗服如一日蓋道之爲貴未始不如是也若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夫文章行誼粲然在編簡史筆者此固與日月  
爭明鬼神爭與宜乎天涯地角聞風嚮慕其非  
懵然無識者則其爲師慕明德者豈一日適過  
祠下敢陳酒脯之奠如釋菜於其先師者之禮  
焉

祭葉成甫文

挾以清酌庶饗香茶餅果束帛緡錢之奠敬祭  
于成甫長官之靈而言曰舜之所以泣天下曰  
慎徽五典而五典之說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蓋抱陰陽之冲  
與萬物相出没於覆載之間而有以自別於禽  
獸五者而已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無別長  
幼失序然而天下不亂不相率而爲夷狄者未  
之有也而朋友之信實配四者以爲常其在詩  
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棠  
棣以燕兄弟亦曰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雖有兄  
弟不如友生而卒之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  
弟旣翕和樂且湛作詩者之意以爲兄弟妻子



之際能如此其和者由其有朋友之益也今夫士之所以立身行道之本自事親始而事親不悅不信於友也悅親有道不誠乎善不悅於親也是誠於爲善而有以悅其親者又以有朋友之責也然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未嘗不出於朋友輔已以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兄弟以怡怡于內朋友以切偲於外人有兄弟出有朋友此恩義之所以至人道之所以成故仁義禮智而載之以信曰五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而載之以朋友曰五典兄弟以急難朋友以燕安朋友以樹道兄弟以禦侮朋友者吾之陪兄陪弟也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謂我兄者吾斯弟之矣禮曰貴賢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謂父之兄弟曰伯父叔父謂母之姊妹曰從母而伯父叔父之妻亦曰母謂伯叔之兄弟曰從父兄弟謂姑之子曰內兄弟謂舅之子曰外兄



弟姨之子曰從母兄弟古之人如此者非有所薄於父母而均其敬於諸父諸母非有降於兄弟而均其愛於諸兄諸弟也爲其近之也故敬諸父諸母謂其近於父母也愛諸兄弟者爲其近於兄弟也古之人厚矣以謂於所厚者而止爲未足故近之者亦厚焉乃所以致其爲厚也今之人於其所厚者或薄焉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然則敬愛之道在所推而已敬諸父諸母爲其近於父母則敬父之執者爲其近於諸父也愛諸兄諸弟爲其近於兄弟則薦於朋友者謂其近於諸兄諸弟也而相視若道路然非薄於親者不爲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然則於父之執不敬者可謂之不孝矣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門之外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後不哭焉孔子於朋友死而無所歸者曰於我殯古之人其於朋友之際如此以所哭



之內外知父之友於已之友又有間焉所謂僚友執友者其名殊而實不異也何則位非相統泣則所與並肩以出入公府同力以夙夜王事危難同憂安易同樂疾病相扶持有無相調恤其義不重乎而相視若道路非薄於君者不爲也然則相與於鄉黨者朋友也而厚焉厚吾友所以厚吾親也相與於朝廷者朋友也而厚焉厚吾友所以厚吾君也於父爲友而子又曰友是父子並行也成甫於吾父爲僚則成甫於某不曰吾同僚之子乎此所以成甫於某爲一歲之長而某以文事成甫無疑也古之教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父之執則敬而於執之妻不敬其可謂敬父執乎此所以謂十一縣君爲叔母無疑也謂舅姑從母之子兄弟姊妹則父之友其子不曰兄弟姊妹乎此所以謂成甫子曰弟謂女曰妹無疑也故謂成甫丈者爲成甫之近於吾諸從伯叔父也謂十一縣君叔母者爲十一縣君之近於吾之從叔母也謂



子曰弟女曰妹爲其近於吾諸弟諸妹也是以拜伏祗惕不敢以戲豫若在所友而不敢以友友成甫者如此而人之不知者以某於成甫何求而不知吾所以區區者凡以致厚吾親而已成甫其以爲然乎成甫之疾其弗家以奔走醫藥扶持營療百爲而卒不克救不敢自以爲無罪誠以有所不能致不得不爲未足也豈公正慈惠忠厚明恕真古所謂愷悌君子者而上下左右當陰有輔相獨不肖爲當致力乎仁則壽不仁則夭君子常福小人常禍果何謂乎嗚呼成甫司命者如可見可以與之舌辨尚當爲成甫直此抑古之人以爲各有所職而不相治者謂仁義忠信我所職也而吉凶禍福物有司之仁則壽不仁則夭君子常福小人常禍順此則彼得之反此則彼失之得失在彼吾無預焉是故置之於無可奈何曰命而遊方之外或至臨柩而歌於成甫之亾獨不得不潛然出涕者以成甫有子夭喪而五女皆幼未識事成甫奄忽



西塘先生集卷之五  
化去叔母獨力如五女何尚賴謙甫在曲江寄  
柩報慈請叔母挈五女含哀以趨謙甫急所依  
也人之大事莫大於嗣息叔母遺腹出此月其  
必貴子曲江之行今日登舟來日告違晚遂啟  
途蓋欲叔母早到謙甫治所妯娌相倚產臥中  
有人照顧也成甫有靈力當輔相使舟航平寧  
無風波驚恐之虞旬日達韶所須合藥一如所  
教樽酒盤肴祇用納約成甫其尚饗

### 祭文舉

嗚呼文舉學至於窮道淵源貫穿經傳啟口肆  
筆皆足以羽翼聖言扶教政俗可謂明矣行至  
於不欺幽明不侮童稚孝悌所感通於神明而  
鄉閭推尊子弟矜式可謂誠矣惟明與誠聖賢  
事業實備於文舉之身是以修之窮閭而在上  
之明且誠者能以文舉姓字達於朝廷使終身  
府學而獨於文舉惜一官命也然壽踰七十始  
終明白無一玷缺古之人有以是爲至足在已  
無憾人亦不以爲憾豈不以至富至貴爲在此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三  
乎尊酒盤飧對影號慟爲夫抱憂閭里不得去  
時爲文舉一言別耳

### 祭安之

俠以言事獲罪方姦邪側目思脯其肉而醢其  
骨親戚故舊有不相顧而安之遇我於此美言  
厚禮旣嘆且喜益未嘗識面而一旦相值情過  
戚屬治明化之堂以居我曰使爲介夫得罪予  
之願也當此之時有識如安之者幾人卽夙夜  
多事竭力盡節誨人不能調人不足恕人不克  
助人不逮朋友有急難橫身以前當今之時有  
義如安之者幾人耶惟忠厚明白愷悌枕義謂  
安之宜眉垂白毫尚享榮祿豈意至於此而弔  
公之孤拜公之影哉天涯一官聚指三百內外  
之給其費相值俸廩朝入支計夕空義不居財  
安之爲甚靈輜北還資用無幾子女幼稚其將  
安依當今之時復有貧如安之者乎公嘗語予  
曰所以區區仕途當得榮贈考妣斯已矣而甫  
升朝序遽掩靈棺斯願未酬黃泉莫慰當今之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三  
時復有不足如安之者乎然則所爲如彼所遇  
如此天之厚報必在公後以聖淵之老成而諸  
弟能服膺先生之誨言豈有男子十數皆堂堂  
數尺獨患公之後無挺然立於時者哉惟窮旅  
薄幸所以遇公者未久遂有終天之別能無自  
痛而嘆夫良善之不甚幸於世哉尊酒盤肴欲  
公之來飲之食之如平日也能無以其微薄而  
鑒其誠心乎

祭蕭仲翔文

士之先後或千百世猶之齊年而比日士之南  
北或千萬里猶之並戶而同室非夫道同氣合  
誠之相照如日月而志之相契若符節則不能  
也世之趨走聲利炎涼反復其比肝膂而心楚  
越者不可一二數况久且遠耶如不肖齟齬於  
時方負罪天未平常相與促膝執手道心臆事  
如兄弟者一旦皆道路人仲翔於我無一日之  
舊半面之知乃不遠千里以書致相愛之意其  
眷與之密嘉獎之過或對面不如啟緘也於仲



翔所存果有不倚於正而其見我於心臆之際  
有不白而志之所之有不同其能如是乎且盛  
年休官擺脫塵坌而幽棲林泉以養冲素故以  
壽考期君方幸旅中無事時得書問往還當以  
詩遍詠君家池榭葦竹至於盤盂几杖之類使  
雖執手日遊其間者無以過也而遽以亾計其  
何以慰旅人之望乎嗚呼天地夢幻也萬物夢  
幻也我亦夢幻也惟不夢幻者爲知吾未嘗生  
未嘗死廓兮寥兮謂之無知而不知無知之爲  
真知閬兮絕兮謂之無物而不知無物之爲真  
物仲翔仲翔君已夢覺向之所得固不一縱君  
英明復能爲我取夢中之一物乎知無一物可  
得則知向之紛紜者皆繆我之物也知其繆我  
則俯仰回環一無所係而後能無復夢此予所  
以致享于仲翔也不以酒食以此

共伯禮祭執方

公孝悌忠信樂善不倦者不俟朋友之言而人  
諭焉三十而後調官二十載之間三爲部司一



典郡事政之善美在人傳誦齒方艾服此正今  
人醺酣銳進如熟醉求酒之時公獨浩然果決  
求退故能養高丘樊流譽邦里清素之節可挹  
可嚮老氏所謂知足不辱公之謂也臨終慷慨  
無所顧戀辭謝親故留偈而去仲尼之歌梁木  
尸棄之明聚沫殊時一意俠等素荷交照知公  
行李若此夫復何憾憮然陳觴如送別者人道  
則然也

### 先考辭堂祭

道於言易行之者難大人於道行掩其言物貴  
楨質人貴枕實大人之誠不欺暗室大人事親  
其不及見愛敬之篤稱于邦縣侍于伯父如子  
承考食云則食坐云則坐隨行不肩席必居側  
怡怡欣欣未嘗失色視伯父疾憂色如漆衣不  
解帶四十餘日惟期之喪齊斬同戚事嫂如母  
撫存諸姪仲姑之身累得重病每於垂死復其  
性命由親扶持必迎以歸百金易劑千里求醫  
敬遜之實由孝而推爲弟如此事親可知忌日



之哀淚如縷縻乃知鄉評於人不欺閨闈齊明  
政猶公庭會不數歲家道用成蒙童初誨赤子  
在祿其間六人或提或抱當此之日喪其良匹  
惇惇鰥居不忍繼室親黨屢言曾不聽恤其懲  
伊何高宗尹吉朋友之際其交不妄白頭如初  
信我忠讜凡此數者人鮮能備大人行之有餘  
而易困躓場屋迤邐宦遊怡怡樂天未嘗怨尤  
懸車掩門因謝世塵優游園林十有五春左攀  
喬松右揖回賜於世何求息榮自主魚佩朝章  
輝照麗眉匪天相道何由致之人生百年七十  
者稀齷齪龍鍾夫又何爲大人之德衆中丘山  
信于朋執香掩芝蘭儼然若思舉措靡輕邦邑  
之人敬猶神明以茲壽考爲鄉閭師厭世而升  
何慊期願惟是不肖區區一官荒翳蘭陔淒涼  
膳餐迨茲抱疾奔忙東歸一無所及遽焉永違  
嗚呼哀哉騰雲矗矗前溪橫綠夫婦同塋茲已  
先十月在析木辰直癸酉地闢天通亦惟指授  
於幢有翩輻車旣飭捐茲僞館歸彼真宅兒孫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滿前號慟躡躅天高靡聞地厚奚測屬辭陳觴  
以瀉肝臆揮涕之戀終天豈極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五

終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六

上王荆公書

俠惶恐百拜再啓史館相公先生仲冬凝寒伏  
惟鈞候動止萬福俠於眠食想望盛德中忽前  
日一得拜塵馬首瞻望光采伏蒙先生存問撫  
恤惻人之誠達於顏面蓋進而欣欣退而快快  
以自尤恨者數日不釋以浮光不遠千里而來  
以爲日得侍立先生几杖之下問疑辨惑庶幾  
於古人道學有以到其一二耳今則如此非命



而何日惟力輔大政取頽綱漏目於其已敗壞而振起之盛大之業與日月相爲照耀矣俠無助於門下者也而門局圈繫不許出入是以先生之耳無俠之言先生之庭無俠之迹獨不以此爲懼罪於門下者以先生所以遇俠之厚不在於此也他人之學於先生者文章辭語進退舉蹈之間故其爲功易而取効速俠所欲學者學先生之所難學非文章辭語進退舉蹈所可到者旣不自量其力又不得親炙於前是以久而未獲勞而無功夫先生之文章辭語進退舉蹈皆先生所自裁抑而用中於民者豈有異於人哉此人人所得見而易學以求合者乃若先生所以異於人者不過若黍米大而圓明瑩徹上可以通高天下可以達厚地而旁無四方此人人所不可見而難以合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所見於孔子者如此已爲不可得而聞况於行之合於性與道求之於黍米又不



可得而著是豈趨利亡義乘勢爭便其心不得  
 以少息之人所可得而學哉今先生當大任秉  
 大政天下之事惟所舉天下之才惟所任若器  
 之方圓無不適其所以總統綱目若所謂提舉  
 某事察訪某事鈐轄某事者皆君相所寄耳目  
 腹心於是人者先生亦以其不可易見而苟合  
 者求其人無以其文章辭語進退舉蹈之苟與  
 我同者便以為其人真與我同一付之權任雖  
 先生之子弟不得一言以間其毫髮誠見先生  
 不能無誤也俠每見朝廷舉一令新一事未嘗  
 不與三代堯舜同其仁凡命令之初下士民稍  
 有識者莫不歡欣鼓舞以為真得利民之術而  
 太平可坐致也及行之未幾往往敗壞民吏厭  
 苦至於顰眉感額而後道良以貪繆之人急功  
 而要利督促以成就不念民之休戚勢之緩亟  
 可否使君相雖有利民拯物之心與夫至美至  
 善之法不可以久行豈其苟學以求合於先生  
 者其事繫於面目聲音笑貌之間其心乃無廉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三  
恥暴戾而貪忍曾不若禽獸者先生亦不得而  
盡知也耶俠請試爲先生言夫法之至美至善  
而貪繆之人所以敗壞之者先生不必目自見  
而後可以盡知其不爲便也且如青苗一事是  
法之美而善之至者也始某於浮光見朝廷議  
行其事固常與民吏士大夫辨其爲利矣其稍  
有知識者亦莫不以爲善及行之期年則可厭  
矣何哉青苗之法本以民之窮乏嘗以新陳不  
接之際每倍其息以貸於人故官爲出常平錢  
以貸之而只取二分之息所以抑兼并而蘇貧  
乏莫善於此然民之闕乏而借貸於人者天下  
固常半矣而稍稍溫燠能儉克勤苦以自足而  
無所取貸於人者亦嘗半吾之心果在利民非  
有取利於民皆聽其自來而與之法不曰召人  
情願請耳及貪暴之吏急於散而取賞則曰某  
縣民若干散必若干某縣爲民若干散至若干  
不然者劾奏而令佐亟於承命以求知於其上  
又巧以強與若某鄉某里某人不請則旬月之



下必有他禍者且不可解及其催納之際亦莫不然則盡一州一縣之民無有不請青苗者是曩之果皆貧無不借貸自足者也是法雖聽其情願其實強而與之者常半至於收成之際又不稍緩其期穀米未及乾促之已急而賤糶於市而曩之利十今不售其五六質錢於坊郭則不典而解其甚者至於無衣褐而典解是法所以蘇貧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夫如是無知者便謂青苗爲不善不知貪暴之吏壞之也至於免役一事比之青苗又其善者國家以民之勞於從事而破壞貲產以陪備公上且無分限可準每歲令出免役錢比之舊所費百不及一官以其所入爲雇游手之民以充役而游惰之民又得食其力於公謂此法爲不美是天下無良法矣某始見此法欲行因以比之青苗爲最善今聞貪暴之吏校民之產有類其椽之多少而量其長短計其牛羊犬馬鷄豚狗彘鐵爐茶坊獸置魚笥食器眠具莫不估價出錢



以助役不知朝廷以收到免役錢除每歲雇募工役調給官員得替赴任人工及津置綱運外其錢更欲作何支用而取之如此其細且悉周且盡畧無矜哀惻怛之心以及夫無衣褐饘粥者是又貪繆之吏壞之之驗也凡此皆俠所目見耳聞君相所不得而見聞者姑容其如此若聖君冕旒之下先生聰明之前亦有如此者豈有簪簡滿目便無一人是忠義之士畧不以聞左右哉誠以先生所信任者旣以爲其人實與我同則彼雖赤誠如血其言必不見聽且如府司免行錢是與免役錢不異其善如此在俠之愚以爲朝廷誠以利民爲心則宜較其所費之多少令舊行之最豪大者不過出每歲陪費之半已見大濟而令其舊行之貧弱者一例免放可矣必不得已而使之出錢宜亦欣然聞命今者令細民並相糾告不以舊會係行籍但持一物而賣於市者莫不出免行錢至於麻鞋頭髮茶坊小舖皆朝夕營營以急升米束柴而不贍



者今無不勒出錢以爲免行則彼舊非在行何  
免之有何以爲寬民之力哉又如門司商稅院  
舉用倉法取商人舊來行用之半以給公人食  
料等錢及公用事雖至小其於通利商旅往來  
爲美利固不細公人輩旣用倉法不得乞覓安  
有不收之稅俠以爲此法旣行爲上之人便當  
覺察諸門及在務苛細不務寬大底事尚無有  
此舉果使公人輩多方搜索內外嗟厭得提舉  
奔易務司劄子令不得非理解拆客人車仗三  
司薛公懲誠其一二方稍戢歛四方商旅士民  
出入者靡不欣快而歌道之又擘畫一貫以下  
稅錢不以是何名色盡令在門收稅五七月間  
陡見稅額增羨豈意前者以增羨獲賞後者更  
加嚴峻日務增一日月務增一月人務增一人  
至於剝削根究唯務盡稅則前日之事無復存  
而法又將可厭而壞矣且如開倉法立條只爲  
饒潤客旅耳法未行時諸門入務之物皆役大  
商其人自不以此少稅錢冒犯公法唯小商及



火下在門麤重之物十或饒其三四亦有以價輕稅重不得不饒者實所以寬夫天民之窮餓以宣發君相之仁而使之知君相所以置某等於諸門如此而已故倉法未行如此既行之後亦如此偶以本門有稅長連紙者其額每一千稅錢五十足攔頭輩以爲務例每一千收千百五張稅錢自取條貫遍檢無此條取則例檢之又無以其無條例遂不敢行祇領依條每一千張收錢五十足不知舊時紙在院稅時盡於稅院左右貨賣諸處紙舖盡往彼收買及於諸門收稅則客人就便盡得貨賣紙舖有姓劉者舊時稅院前賣紙主人也以不得賣紙遂以此告本門不合只將姓丁人紙每張只稅一張本院行遣姓丁者及攔頭公人輩各禁繫五六日科斷近日有永泰門以大商火下有些少物在門收稅薄有饒潤者自九月二十七日禁繫至今未經了絕則諸門並無一文敢擅行饒潤是見之無不收收之無不盡惡在其爲寬恤哉今試



言壞法之處且如木炭未行倉法時每馱稅錢十五文今收三十五文香附子每担收錢十五文今一担稅錢四十文黃蘗中褶席一領只賣一百文以下錢本額稅錢二十文舊爲其如此竹豈領收一領豈敢復饒其餘麤重如此之物不可勝數又市利錢舊係務納者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則是半斤糶只稅四文却收市利錢八文他皆類此天寒氣凜早晚遇有貧窮者忽担得些少如此等物或時只據在身所有錢數便與收納今者盡收不免勒令脫破衫弊袴以解典質當於人以納稅錢人又有不肯解典之者往往嗟泣歔歔誠有所不忍視者某每每爲出稅錢放令前去嗚呼爲民父母而使之如此惡在其爲民父母哉此又聖君冕旒之下賢相聰明之前貪暴之吏敗壞良法之明驗以夫冕旒之下聰明之前便有如此事安知四城門之外九州四海之遠其無剝衣解襦質妻賣子而咨嗟涕洟使人有不忍視者哉今湖北用兵



自去年供運至今不休不知其費用幾許千億而鳩聚三五萬人以攻二三千之溪蠻先生以爲是果勇敢知兵者哉夫以二三千之溪蠻果犯義不順以吾中國之義道主上之明聖宗廟社稷之神靈誠得一忠義醇厚之良將不過率三五百敢死之士人持升斗之糧操挺以臨之則區區之蠻可在掌握誅其一不義首領而餘黨相率請吏於天子矣今其搬運帑藏無休以聚人無窮數調湖曲數州之民使之不聊生不知果有大於此者又如何抵敵想其妄心只欲勒功彝鼎畧無羞赧愧恥之色而非議怨謗道路嗟歎此皆貪繆之吏壞之不可不思念也今歲蝗旱深冬無雨雪亦怨嘆之氣結聚而爲此先生誠得一腹心之人以其所存如先生一二者使之取天下貧窮凍餒實無可出助役錢者削其籍與夫稍能自足而不願請青苗而官司強與之者叱而去之府司舊非係行而出錢者一例放免商稅務如有透漏商稅只得一日内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斷遣不得非理寄禁如事有會問交加亦不得  
出三日出三日重其罰其餘諸司亦有如此可  
立便斷遣者事如之而令諸門所饒放稅錢實  
貧困非大商賈有勢之家所饒不及五十文以  
上者不得於商稅院收稅錢收稅之限不及一  
百者與免市利錢此何患法不久行行之民不  
得利哉某學非足以知天人之際以夫詩書所  
道如此固足使夫和氣充塞時和歲稔甘露瑞  
雪時降矣書云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  
德罔大墜厥宗誠以天子之德無小一人有德  
而萬邦賴其慶矣天子之不德無大一人向隅  
而泣則天子之德有所損損而不已則有墜宗  
之事矣天下之慶在天子天子之舉在先生豈  
有聞此而不動心哉伏惟俯賜聽察則萬姓幸  
甚

上致政歐陽少師書

某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  
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嘆讚之深也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去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世之卑汙蝕於榮辱之途利於名位之高熒熒暮年莫知歸息此聖人所以深戒後人遂以懸車為盛事休止為美德此皆聖人之高致人之所難全者今少師有之少師文章與日月爭明與造化爭功垂之簡策播乎不朽少師之道進以為時退以全終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少師之進也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少師之退也少師功名卓卓東西南北之人無不知而進退之與六經聖人合如是某也少而知學聞古之人亦有如此尚終身悅慕恨不得一見其風采况身生少師之盛時心服少師之盛美得不恭拜門阼之下一伸禮見然異時登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少師之門者皆搢紳鉅公道德明秀騫淵原憲  
之徒今日登少師之門者又青雲層霄離世邈  
俗喬松抱朴之侶雖曰某也學淺論卑塵冗趨  
走之人竊不自揆潔已以進庸非僭歟雖然太  
山藏玉珉石兼容鉅海朝川畎澮同會又以見  
少師之宏量矣干冒鈞嚴皇恐俟命

荅歐陽孚仲表

俠拜白孚仲閣下便人西來辱書一通辭意稠  
重甚非不肖者所宜當以感以愧道之於天下  
猶之荒忽之邦殊常異世人所罕識之物知者  
取多似知似不知者取少而不識者疾走而弗  
顧視夫貪多務得勤取而不厭者反愚詬而癡  
笑之何則目能視則所未嘗見也耳能聽則所  
未嘗聞也鼻所未嘗嗅口所未嘗味以爲金則  
不鏗鏘而清越以爲珠璣則不圓潔而璀璨其  
不妖卽怪不剖擊而焚燎幸矣必所謂視之所  
不可見而聽之所不可聞而嗅之非香味之不  
甘不疑於金玉珠璣昆昆侖侖而常無物者哉



今夫俗之所常者布帛之可衣魚稻之可食金  
 珠之能使人富爵祿之能使人貴爾欲無寒斯  
 取布帛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饑斯取魚  
 稻反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貧斯取金珠反  
 棄而不取曰吾取道欲無賤斯取爵祿反棄而  
 不取曰吾取道故以溫則眾煖而獨寒以飽則  
 眾肥而獨癯以富則眾足而獨貧以貴則眾達  
 而獨窮彼以為非愚而何而皆莫知所以使爾  
 無饑寒貧賤者乃眾所愚者之所獨得也故以  
 為寒饑貧賤則我拙以為使天下不寒不饑無  
 貧無賤則我工彼懵而不知宜乎相與羣聚唾  
 焉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  
 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又曰惟  
 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  
 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為  
 不肖然則欲為道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  
 所為肖者皆未足語道以俠不肖方欲勉強于  
 茲以取眾所不肖是以衣冠相與笑于朝而販



西坡先生集卷之六  
易相與笑于市往來相與笑于途耕耘相與笑  
于野猶自以爲未足恐恐然惟懼得罪於大方  
之家莊生曰千載之下一遇解者是其日暮遇  
之也而閣下者何如人乃不遠數舍致書勤勤  
情極意至輒以古人之道期我豈意遐陬窮微  
乃有閣下知大如此哉與夫羣聚而笑我者遠  
矣非有殊常異世之見其安能若斯信夫海底  
珊瑚沙有金而蚌有珠吾今而後固不敢以山  
川林谷相士謂其無人焉孔子曰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閣下其好而樂之  
乎自周公孔子孟軻楊雄以降皆閣下之師友  
何必與不肖者相見四人者不黠而黑不哲而  
白不親不疎非遠非近子以子之莫往莫來者  
往來四人間則所以爲大者在子而不在他人  
矣言不欲繁祇以致謝惟亮察不宣

復李君寶知縣

俠頓首復啓君寶執事數日不見傾企無量昨  
晚辱貺以書勤勤累幅情腆誠至惟不肖不出



之故自非親愛欲時時而見之觴酒豆肉不能相忘何以及是某固常語人曰朋友人之陪兄陪弟今君寶之於不肖雖同胞共腹之親愛無以過豈特陪兄弟也哉雖然某不出者其事有三君寶未之知故不得不縷縷於左右何謂三一者觀書二者省事三者治療疾苦所以老於觀書者其心以爲三代而上無有孔子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故以孔孟之道救衰世之弊而不可得於是老莊之教以老莊之教救之而不可得於是釋氏之教三者皆矯一時之枉而救萬世之淪溺然不能無得失於其間竊不自料欲於其得失間措一二言使萬世而下無所惑於其說曰知夫三者之教一也孔孟之書則嘗讀之矣老莊之文亦粗覽焉惟釋氏之書則百千未及其一夫欲辨其得失而不盡其書猶之欲斷人曲直而不盡其詞也家貧親老區區寸祿福淺命



薄南奔北播如飄蓬如走萍加以少壯無慮遇  
花卽狂遇酒卽醉雖有其志不迨其事有年矣  
老而思之不勝大懼以爲幸有一席閑靜當是  
天賜故自溫陵還家卽至府下親自措置得一  
閣之材歸而營諸寢室卽朝夕其間四壁回環  
惟仰闕一牕而席其下卽有西江月之闕其詞  
曰寢室新營小閣蠹書舊柱前楣分門辨帙列  
東西頓有飄然意氣舉世皆從物役吾心獨許  
書癡蓬頭垢面忘寒饑不特聞韶滋味君寶聞  
此卽知俠心之所存矣而爲五女在室人人及  
嫁室中空空一無所有催姻促婦無以支撐乃  
假借親戚得百千餘糴米麥旋施小課以濟其  
用凡月餘登降應接不勝其煩由是遷于廳事  
依舊應接人事自午及申五女之中三人出適  
矣二人稍緩乃罷收糴獨存小課不出人事惟  
伯俊以母病歸一出見之及君寶小有不安在  
延慶二三往問而君寶且到出迎郊外自此朝  
夕有出入蓋筵會旣頻而親友以某久不出一



且人事往還如自遠歸且內外酒食惟益病患而貝葉之文三四月間不能五六函乃舉香自斷從去冬仲復不出戶此卽觀書之說也私居無人每出必假人於縣衙及諸廳人事如織或三四日五六日不一食於家且徒走外盲聾之徒其視公家之事如等閒動是干託雖一切謝絕而諸公談論之際不能無及目前人間事也及不出則此等事皆無此則省事之說也又少小多病及走薄官天外播斥煙嵐霧靄炎蒸所鑠或饑或飽於其間所得手疼足痛足行痠也飲酒不散積而成疰風氣壅滯眼昏齒損或時暴嗽不已手足攣痺無種不有又欲於此時稍節飲食省人事而自療治焉此則療治疾患之說也今則八九月矣舊書之不記者漸漸記憶貝文之不暇閱者將四十餘函以知釋氏之廣大精微高明深遠而寢寢可以會同三者之教而明其不得無過言過行者之意又舊病一兩月來頓然如冰雪之融釋不知所以然也夫



不肖之不出其益乃如此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凡上所陳乃不肖所自得者君寶愛之豈不以此蓋未深察出之爲無益而不出之爲益者耳前日蓋迫於君寶之愛切切形於言不得已權言秋涼或得應命非不誠者人之大莫大於親友豈有可絕之理但力所不逮明者當察之自去年八月諸女出適了當卽時傳家政於小子人事往還弔勞慶問一責備焉此所以代勞者爲無失親戚故舊也事有可指令而行者可趨走而行者言自老者而少者奔走以就事古之道也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某今六十六矣其去七十幾何也名山佳水高閣大宇人誰不欲遊金絲雅奏麗曲情言人誰不欲聽旨酒佳肴人誰不欲飲食宴笑歌樂副以枰奕人誰不欲與乃寂默兀守蓋非有所輕重緩急於其間焉以爲佳山勝水高閣大宇不如天地之間無一遺之爲遊金絲繁奏不若寂默無音之爲聽旨酒佳肴不如詩書典籍之爲



味至於宴笑枰奕來者隨時少留退而常自言  
曰孰若手把卷書之爲樂俠之此遊固常欲邀  
君寶深慮未暇及也若乃水閣雲臺以爲有以  
勝此蛙蚓之穴是未思不作無益害有益之說  
也王通有言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  
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俠固有所不及不能不  
好者心自知耳而於君寶之前不及是乃有所  
不誠於大君子故不得不說惟終始恩愛聽其  
自遂或時閑暇不免來教乃所願焉夫受教於  
君子而不能書紳及佩俯伏門廡以謝固可罪  
而又云云若文過者加以賓客在坐不及還使  
附啓是以竟夕不遑纔起謹布一二惟萬萬情  
怨幸甚幸甚不宣

上朱舍人

某竊以世必有慘暴刻剝殘民害物之爲可惡  
然後溫慈惠和仁民恤物之道爲可愛而情加  
親昏墨黷賢否混雜之爲可厭然後明白昭  
晰淑慝分別之道爲可敬而勢加重夫陽和蕩



適植者萌達動者孚孕宇宙之廣同一欣泰蓋  
有不知春力者焉大冬凜冽雪霜仍洊節拆皮  
裂一旦被之以熙熙之和莫不抃躍鼓舞而競  
趨者矣此則惡暴欲仁之心也日月東西容光  
必照通途大道誰美昭明而風霾積昏幽戶重  
閉一旦割然珠璧在目莫不軒豁懷抱稽首頓  
顙徜徉清輝者矣此則厭黷黯而快昭晰之意  
也故愛敬常在乎君子而厭侮常在乎小人小  
人之道不極則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前

日之不幸尚有真堯舜之君而民不被唐虞天  
地之德日月之明者惟二三匪人當政殘暴昏  
墨乘時並起三十年間天下洶洶無一日之安  
常竊疑宰物者之心豈時有不仁者歟高明之  
極豈時有不照者歟何爲使羣小得肆若是也  
一旦乾健天覆重離以照將復二典之盛首正  
羣凶之誅天下顛顛若出湯火不惟人之愛君  
子有加也君子之相愛者亦有加焉不惟人之  
敬君子有加也君子之相敬亦有加焉故曰小



人之道不極君子之道不顯情勢使然也然則殘暴昏墨之爲是乃所以爲溫慈惠和明白昭晰之地爾如某不肖以熙寧甲寅中不忍諸殘暴昏墨之爲可甚惡厭者叫訴不已直欲九重間知外事之如是爾一置於此十有二年而後遇先皇帝登極恩霈以得生還而元符之初復行舊黜其爲大冬凜冽而思陽春之和風霾積昏而望星日之光可謂久矣方茲昆虫出木亦知有慈惠昭晰之爲可愛可敬而加親加重矧夫粗知執簡策學古聖賢事者哉伏惟閣下以仁則孝於親而忠於君以明則學通淵源深索微妙其在上下庠則教誨不知厭倦而旌軒所涖無非愷悌中和之政士大夫之在陟降如輕重之在權衡曲直之在繩墨宜乎俠之聞風慕誼誠心悅服望望欲進於門下昨在福建部司嘗以泉學教授爲請於朝閣下深借齒牙餘論拜命奔走冀以伏下風而瞻君子之光輝不謂旄節之遽移也第快快深恨自嘆命分之薄已而叙



粲大夫相見具言閣下有以照怜之深者益用  
欽企今茲曠大昭天漏泉之澤與釋羈係歸省  
墳墓當道由南海而閣下實以旌鉞來帥于是  
使俠得便道以寘名將命其爲慶幸豈時窮冬  
熙熙之和久幽赫赫之照而已哉然前日旌旆  
過英俠適以家訃遠至舍弟與其婦同時傾逝  
荼痛糜裂是用不得迎拜道左逮今爲恨以晷  
者傾慕德誼之切今茲情加親勢加重之時宜  
乎不當濡滯自緩自後之如是特以旅橐空罄  
市屋不售因仍未能插羽翼而東也然亦不過  
旬月卽登門闕承謦咳有日不勝區區私有慶  
喜連夕不眠者謹布一二于左右而爲請見之  
先伏惟以噓枯燭幽廣大無彊之心必賜俞可  
不宣

上泉守蔣大夫

竊謂人鈞也大聖智之所以異於人者識而已  
矣夫目以明見而識寓其中見則有限識獨無  
窮是故識者神用也今夫羣衆環於前而皆見



焉則目所同也至於視其進退靜作而人不人  
默定於中者則非目見之所可及識而已矣猶  
之日月也照臨萬物則其明也至於蔀覆之下  
匿形隱行則非明之所可及而皆見者神而已  
矣故曰識者神用也而事之於世亦猶人也故  
莫非事也而有小大輕重之不同是以其舉也  
必急其大而緩其細先其重而後其輕知事之  
爲事者則衆庶之所同而知所緩急知所先後  
則聖智之所獨故善惡無禍福之差而榮瘁無  
顛倒之序此日月精神之照也賢否無疎散之  
繆賞刑無先後之失此明誠深識之施也夫內  
自得之人不求辨於人也其食飲居處出入作  
息無以異於人而所得寓其中焉非識則不能  
辨也至於事也翕張行止抑則廢振則舉無以  
異於常事而大功大利出其間焉非識則不能  
知也大冶鑄金金躍於爐曰吾必爲鏌鋦必以  
爲不祥之金鑄也莫不同惟知是金之必可爲  
鏌鋦而不使自躍也則大冶之所獨是故金不



難得也而大治之識爲難伏惟閣下以不世之才知而加之學問之光明足歷仕途名滿天下二十年間繁要備歷關陝之雄湖湘之重公皆奉命而按部廉涖之在人賢必舉在事之重必先西漠夷羗南荆蜚獠嚮服威德延頸稽首詠歌頌願靡不愛戴是皆明誠深識之所施而事無不宜所以能然也天子以臬爲重藩遐陬絕俗遠去京國又欲其如西南人之受賜也是以迂公麾旆遠來方邸報下傳而人知嚮服矣矧旌車之已至乎而不肖之人實以此時獲預僚吏之末趨走於前拭日雲天之表傾耳金玉之音又觀下車一二處置而知此方人物蒙休被福之有初也實不勝私心慶幸而有請焉夫政教之本學校爲先也况臬爲大府乃頽簷陋宇風雨不庇而皿用之屬一有十闕學子稍至饘粥不給教官有職事而無廨舍寄寓於廡下者逾歲矣是豈大府之稱而明公巨師尊儒重道而本政教意哉前太守胡公深以爲念適有



市舶之役而力未暇及自公受命之累月有自北來者傳言明公在京晉江舉士有得以禮候門者公見而問特先及是此間士人聞此莫不感激慷慨而相矜賀非特今日也方神明之政一新羣目俠以所職在是正欲具士人所顛顛於門下者以獻而昨日侍坐具承訪議深知左右之留意與向所傳者不相戾矣夫非明誠深識特然有覩而毅然有行其能如是乎然諸處營葺近日稍定又冬月晴霽可以修造不切急上聞誠恐旦夕公有不次之命則事又未可期也此俠所以區區謹布一二

代上憲使書

某聞之君子之於天下有以輔相併幪其行無窮其施無方而卒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無他道焉舉措之類當而已矣傳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何則天下之廣生齒之衆固不可以家至戶到必將表而正之在吾審所好惡而



已矣故曰人無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下無法以知上以賞罰爵祿刑禍之所加知上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清心平慮不以喜怒憎愛移於內不以疎戚勢利移於外無所語而私黨也無所默而私黨也無所作而私黨也無所止而私黨也語默動息無一私黨惟直之舉惟枉之錯而天下之大可以拱手定蓋舉直之善立大公至正之道開天下無枉政無冤民則平也不牽於喜怒憎惡則無所蔽翳乎吾中而莫之不照則明也賢有德者以類進於朝職無不修事無不治而邦家有不傾之基則忠於社稷宗廟也媚柔諂曲培貪忌尅莫之措手足而君子得以伸其道諫行言聽膏澤流施則仁於羣夏蠻貊也慵者激懦者勸易浮以言革薄而厚人知嚮方而暴民不作則天下有道也行一事而五善得而天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別朋友信陰陽和於上萬物和於下君臣相與飲宴無事而八荒萬里悅服臣順雨暘



寒燠莫之不敘而昆虫艸木靡不得所所謂君子之於天下有以輔相幷幪其行無窮其施無方而卒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如此而已書曰臣作君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夫欲左右斯民無若舉措之類審也舉措審天下曉然皆知上之所好者誠在是莫之不趨所惡者誠在是莫之不避舉措不審民無所措手足是故舉措不當而天下治古莫之有舉措當而天下不治亦莫之有古之人觀所舉措而天下治亂可知

故明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而以宗社民物爲心未嘗不於此致其慮焉伏惟閣下於道惟宗於德而經其明星日其平權衡忠於國仁信乎氓思有以致君堯舜而措俗於成康故夫默與直存言與直評居與直偕動與直營語默動息無非直之與則公之愛直也自生民以來稷契伊傅周公旦太公望散宜生非斯人也豈公之朋大庾之南漲海之涯有民有社殆且百城吏囂于公民詐于市偷風薄俗紛糾紜錯今其何爲



聞然無覩而公庭民廡廓爾其清然則昆虫草木魚鼈蝦蟃陰皆受賜其致於斯非有道乎蓋門內之吏直者任枉者弭庭下之訟直者伸枉者止而士大夫之出于旌車之下直者進枉者已絲髮之長果有可取莫之不錄歷歷于胸燦燦于齒然則非枉非惑非聾非瞽其亦何爲而不悛惡不勸善奮然掘起而思有以受知於大君子之門哉某也不才幸而獲吏封部趨走車轄之下將期年矣前茲權泣於理無望今者正任茲邑且四五月惟曩與今得以暴其疎拙於聰明之下不爲不久矣天地之大其安不容日月之明其安不照以愛直如門下也豈在所棄而無取哉是以常貢短書具道所以進身歷官凡厥猷守於左右者今茲又不默默誠以良時佳遇之難再百歲而一遇君子猶之百果草木之於春夏不乘時敷引條蔓以華以萼俄而無及矣况門下台鼎公輔之器朝廷老成之人豈區區遠方所能濡滯哉今而不言默以自晦後



西坡先生文集卷之六  
將深悔是用不避頻有干瀆之罪重浼清聽惶  
恐無已惟高明垂照不宣

代達夫干提舉再書

周詩有之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而  
卒章曰翩翩者雛烝然來思某嘗於此嘆夫古  
之人所以爲上爲下之盡其道而天下國家所  
以治而不亂安而無危太平之盛至於麟鳳在  
郊藪龜龍在宮沼其皆有由也蓋凡稱嘉皆謂  
夫善美之有加於常所謂嘉魚者不易求之况

也而罩汕之於魚其施力甚勞而得之微以力  
勞得微而求至遠難得之嘉物自非其求之廣  
而無方遲之久而不倦其可得乎故其取有罩  
矣而又有罩焉是之謂罩罩以罩爲不能多得  
故有汕又有汕焉是之謂汕汕斯不曰求之廣  
而無方乎而烝然待之不求難得微而舍此  
不曰遲之久而不倦乎故後人見是詩而知其  
爲太平之君至誠樂與共之疑有脫誤此在上者盡  
道也夫惟其難進而易退也是以求之難得之



少而誠之至也有翩翩然來而來無非一意於所應蓋有烝然久遲惟其來我之為思矣故曰翩翩者騅烝然來思所謂求之難得之少無復前日之勞而詩有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愷悌君子來游來歌之盛焉此在下者之盡其道也夫以天下國家之重宜乎克已復禮以俟天下之賢良而誠之至也山岩林谷之人罔不奮然起油然至固有甚於天下國家之在手也其皆以宗廟社稷天地民物之為心而已矣歷觀今古

載記凡上下之際其果至於此無不治不安之邦家昆虫草木莫不咸得厥所而易此則危亂覆亡旋至其宗之弗保焉然則上下之際不其嚴乎國家上鑒古昔之治大明黜陟而明公鉅儒分布內外惟天下賢俊之俟不以在位在野惟其知焉而必舉燭之以星日之明臨之以衡尺之平內自宰執外達於部司守長惟不舉則已舉無不行者則所謂烝然皞皞汕汕者盡其道矣而下之人其於斯時不飾已而來進以應



乎上非自暴棄之人不爲也某之不肖承先人緒餘以廢得官非敢以議道然而知道之在人能自忘所以得而思所以進者也天啓以幸乃得趨走從事大君子車轄之下伏惟閣下居依仁行依義忠於事上誠於與下視府庾之所積若不是物而軒旆所至惟人之善否賢不肖廉不廉幹不幹之問而得人寸善片能稱諸口而不輟下位進見未嘗不雍容撫教其委曲周至雖父兄於其子弟無以過非夫惟宗廟社稷天地民物爲心其能如是乎故蒙被援拔人莫不指以爲榮而望望焉有意於門下者誰無是心哉此無狀之人所以不勝旦夕馳情屏戶不避罪咎嘗以短書求知於左右也竊自以世家單寒身迹孤特歷官且三任幸無毫髮公私過犯今茲託臨照吹噓之下譬諸久幽忽見晴空白晝寒凜凝骨而陽和遽至不於是時引心敷蔓欲華且實而及於應上之求不可得也誠恐旦夕公有美命收光明而還朝陽和隨車旆以北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則重幽互寒有枯朽耳其不曰自暴棄乎翩翩  
然其將翔而寸心耿耿無他存也烝然其惟門  
下一賜剪拂之思公其念之

代慶餘辨疑

某竊以物有似是而非君子惟不幸而後有寧  
自黥黯終身不辨者以往愬之非宜也則其辨  
不若默焉何則彼方紛紛也又從而紘紘之是  
以亂益亂也然則似是而非君子必辨而不辨  
者則以聽之者不明故也詩曰誰謂雀無角何

以穿我屋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夫雀之穿  
屋似於以角而非也雀無角物也謂其有角則  
強辭也此理之至明而不疑者也理者勝不理  
者罪而強者不能侵正淑矣公者能之若鼠則  
有牙者也謂之以牙穿牖則非強辭理之不明  
而可疑者也於其可疑而不疑斷以自我之與  
奪若目視其肝肺而爲言之也莫不祗服屏息  
而無敢出氣此暴之所以不能陵正淑非明照  
日月而識見幽隱則不能也召公之聽蓋至於



此此南國所以有行露之美而教化明恩德著  
又至於有甘棠之盛甘棠者愛其人而祇其所  
舍尊其德而重其位之道也勿剪愛也勿拜欽  
也周人之於召公至於愛欽其所嘗憇說如此  
則其心之悅服者可知已以悅服之如此則知  
所以視其人者當如神明然人雖至愚烏有不  
自直已而包懷黜黯以自外於神明者哉某不  
肖今茲獲戾于左右宜若無所容貸然有似是  
而非者若捧檄門下同邑於彼承檄漕臺而權  
幕於此此於不恭大君子之命然求其實則  
非敢然勢不得已爾竊嘗以大君子之存心其  
於物無有厚薄而所急者常在於大而後其小  
至於解物之紛紛必於其甚者乃所留心也始  
閣下以某同事洽光以邑長無賴耳方奔走明  
命未下道已准漕檄權英幕又以真陽令適亾  
州牒令兼邑事以所急者在於大則洽光邑之  
小真陽邑之大以所解紛者在於甚則州無幕  
縣無令爲甚此某所以盤桓于此而急申上司



乞別差官卽朝有代已者而暮負嚴命以趨孰  
敢少有怠乎旣而再准指揮行李在道而洽光  
令且至遂久於此豈得已而然哉且以某無似  
生於窮荒遐僻少失所怙鄙闇無覩不能奮迅  
自發幸而獲事大君子之門獨蒙於稠衆中親  
加選擇以彼爲不才而令其分邑以治則左右  
所以待不肖爲如何此何異久於幽蟄而遽拭  
目日月之光非天與之幸而寒門孤族一旦有  
生成之待能及此乎而敢後左右之命非狂則  
惑也由是以觀之其不得已可知矣伏惟閣下  
高明忱厚照識絲毫量包江漢某之不肖正在  
門下一草芥奚以介懷抱切不自安夙夜惶恐  
若無所容跡者以所嚮望門下非特此故也是  
以不敢內懷黜黯以自遠於臨照其今而後如  
有驅使敢不悉力以自贖乎惟釋之旣往而俟  
其將來不以一眚之故終爾遺棄則不獨於某  
爲幸實舉族之幸重浼清嚴益以愧懼

代成甫于曾漕



竊觀萬物之在天下雖草木之細未有不自致其材以稱用於人而徒然生斯世也傳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故爲天下貴也謂草木爲無知乎何爲春斯生夏斯長而未嘗一不及時也易之繫曰坤者西南之卦也萬物皆致養焉蓋其致於夏秋之交萬物未有不乘陰陽長養之極而物致其成材成而後天下之用足於此而知萬物於天下雖草木不徒生而所以致養於民者至矣是故虺蜴蛇蝎若芹苳茗蓋亦未始無益於人亦未嘗有其美而不自見自致者也良玉在山虹光十仞精金藏砂光彩外發彼且何求於世而不自秘如此亦天地之生我凡以致天下用不敢以天地之美自私彼皆有氣有生而無知無義類也其於世如此若乃頭圓似天足方象地具耳目鼻口視聽言貌之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隆聞先王詩書禮樂法度之言其道大足以經緯日月星辰成



變化而行鬼神小足以撫寧室家富遂民物乃  
 韜藏吝惜不少見於世烏在其為有知且有義  
 哉古之人有晦然者矣彼非樂以天下之自  
 也時命大繆則卷而藏諸身豈得已哉若乃  
 文明在上明公大賢惟好善之為樂而先王仁  
 義之道若大若小若近若遠無施而不可而猶  
 閉而不發伏而不見此僚隱行怪欲有述於後  
 世而已是非君子之道吾聖人所不為學聖人  
 者亦所不為也某以觀物之理而得此說是以  
 不敢自墮以廢誦詩書傳記之言以千百幅所  
 識於前言往行有朝聞而暮欲行者方忝以一  
 縣自試無愧於心矣則又欲寸進於明天子之  
 時以少駕其學焉天錫之幸乃得伏事旌旆之  
 下伏惟閣下論篤行正敦大謙厚無所不容所  
 以稱人之善尤急寒素得片善寸長若已有之  
 所謂文明在上而明公大賢惟好善之為樂孰  
 有甚於此昔者魯國欲用樂正子為政而孟軻  
 聞之喜而不寐蓋樂正子之為人好善而已所



謂優於天下者爲夫士皆不遠千里而來故也  
明公誠樂於好善而不知遠近親疎新故惟善  
之爲舉是以多士引企思得出於門下某雖至  
愚竊自比於草木之細亦思借風雲之便而少  
自致焉故不敢默默以自晦干浼清聽不任悚  
懼

代上廣西運使

某嘗讀易之文言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  
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然後知聖人之易於  
窮理盡性以周知萬物之情狀至於微蹟深隱  
如此蓋水火雲風之爲物非有情識嗜好之在  
乎中者也亦氣類相從而已求之於情識嗜好  
則其具有之者爲可知矣人也者情識嗜好之  
無不具而君子小人之所同焉也君子也者同  
乎義者也故情乎真識乎善嗜乎道而致好乎  
賢明愷悌小人也者同乎利者也故情乎僞識  
乎惡嗜乎聲色財貨而致好乎惡濁險巧君子  
小人之相反也猶之水與火欲其相應而相求



不可得也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聖人之於象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天與火同卽地與水同爲可知也故天與水違  
則訟也天與水違訟則地與火違訟亦可知也  
然則物之不可不以類族辨也雖天地不能而  
况於人乎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明乎物之各以類聚羣分則吉凶生而思所以  
爲吉則求應之道不可不以善也乾之九二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大人者克實乎善信美而

有光輝之謂也非獨九五之謂也善求而善應  
非大人而誰利故思乎無咎而爲吉則利見大  
人而求之所以善吾求思乎無咎而爲吉則利  
見大人而應之所以善吾應求與應交善然後  
以學則成以仕則達成也者非成乎名也所以  
成德也達也者非達乎位也所以達道也某得  
是說而知乎無咎爲吉成德達道未始不由乎  
善求而善應者也伏惟運使某官善爲可欲信  
有諸已美爲克實大爲克實以有光輝者故某



心悅誠服願一出善化之下日就大君子模範庶幾乎且達於古人之一二惟貧且窶未能捨去寸祿伏聞部下甚有闕員某雖庸虛最陋無過人之材仰伏膺先王之格言不敢造次有所苟違方將行其所已學而至其所未成由其所已仕而至其所未達者也惟大公至正平均明察有若衡鑑絲髮妍醜誰可藏匿如不至大可棄外願得一小郡試展微效以奉事旌旆之下而觀大君子施爲注措有所矜式以兩成求應之善不勝幸甚

代上徐運使

竊以仁之無分於才不才猶土之無分於田不田玉之無分於器不器也土之田不田者墾不墾而已玉之器不器者琢不琢而已人之才不才亦用不用而已人之所以爲人者非耳目鼻口具之謂也能爲人之謂也是故不仁於父子非人也不義於君臣非人也不別於夫婦非人也不序於長幼非人也仁於父子義於君臣別



於夫婦序於長幼信於朋友而大不得行於天下小不得行於一國與夫不仁仁不義義不禮禮不智智不信信豈人之才哉所以駕馭之非其道云耳故人譬則土也玉也駕馭譬則琢不琢墾不墾也駕之以道馭之以法則天下無不才猶土之無不田玉之無不器駕之非道馭之非法則天下莫非不才猶之士莫自田玉莫自器堯舜三代之盛人人可封非天之生人皆才德之人也異於堯舜三代之盛者人人可誅非

天之生人皆不才不德之人也由是觀之非上之人所以駕馭之得失而何哉何謂駕之之道也驅而適諸仁義不適諸不仁不義是也何謂馭之之法也進於仁義者賞入於不仁不義者刑是也知所以驅而適之之道而無賞之勸無刑之懼此之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有賞有刑而誅予不得其實則有刑之用乃所以沮善有賞之設乃所以勸惡是之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以有心之人治有情之政賞必當



善也不差於毫釐罰必當罪也亦不差於毫釐  
非夫忘肝胆遺愛惡惻然惟天下大公之爲心  
其孰能與此夫然後昭昭顯著而天下之才油  
然起矣是故君天下國家者無所煩事惟此之  
究而左右輔弼伺察廉按之臣亦無所煩事惟  
此之究上下協心同明而四海之內丘山嶽谷  
朝里巷井無一遺善留惡而天下之大可拱手  
定而不才者才矣况夫人之才素具而有不成  
之者哉伏惟主上推究百王之法而獨收其精

粹完密是故高拱淵默惟天下善惡之聽無所  
作好惡於上而閣下諸公分朝廷之光輝以下  
矚於遐方遠俗其於分別淑慝若有以見人之  
肺腑某之才不才固以暴露於照臨之下者數  
月矣尺寸絲髮何所逃鑒必以術智學問政事  
施設一如門下則君子於人有所不求備取其  
所至而其所不至有以容之且思有以才天下  
至於忘肝膽遺愛惡其於萬物者皆天地生成  
之心烏有可生可成而不畢致力乃坐而視其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四三  
遺棄乎某之不肖服先王詩書之言則唇腐於  
經傳手胼於筆硯而不敢休遵朝廷詔令則倦  
不敢以寢而饑不得以時食井水有價亦思以  
俸錢償不敢自謂能爲人而不敢不勉者也然  
而前後數官濡滯二紀幸而上司見憐被以推  
薦率皆垂成而輒有闕今歲未耆指而鬢斑頭  
童不自勝其窮悴將舍此而之田矣是故惟無  
志於天下人物者則已果有志於生成其安忍  
其如此而不顧哉是以浩然西望瞻仰門下而  
有望焉

代李秘校乞侍養

某聞之孟子曰居下位不獲于上民不可得而  
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  
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夫以區區朋友  
不信之身而欲志得於上澤施於下猶之不能  
躡步而求數千里之遠是故人之行莫大於孝  
經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治其敬養則致其樂  
夫君子之仕外則致君唐虞而禮義斯民莫非



爲親也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內則祿廩之富晨昏之養甘旨之奉得以遂其私心亦莫非爲親也故家貧親老則有不擇祿而仕者然則移家理以事公上正以寧親而求盡夫人子始終之道而已仕而爲親之患亦不可以已乎由是知進退仕否亦無常善惟其施之而宜斯善矣某不肖識非足以明善仰亦承父師之訓讀先王之法言而粗知嚮背者也先父去世某方總角所違事者一老母耳田不足以饘粥室不足以避風雨此明公所素知也自老母而下至於二稚子凡數口而緡錢斗粟無所自入率皆仰給於親屬幸而藉先廕薄沾恩命敢以辭勞苦而擇祿仕耶徒以老母北人某等雖生長於斯而舉家皆不善嶺外風土今年春自老母而下至於童稚無不患病惟老母爲尤困涉夏方稍平復秋來家人及二稚子又臥病見今醫理未愈老母日思北歸聞將有差命卽食不甘寢不安而舉家惶怖爲人子



者能自安乎仕本爲親而某固非有以取信於朋友而望所謂志得於上澤加於民者徒以升斗之祿給晨昏之養耳今其祿未及養而使老親抱病懷恐無時不然也妻病子臥藜藿之不美而居處秋隘晴則蒸燠雨卽上漏下濕使人嘔惡可謂居致其欽而養致其樂乎不免以口腹爲老親憂烏在其爲人子哉伏惟明公高明博厚仁之至義之盡而某於此日荷顧愛雖父兄於其子弟無以過是以敢屑屑上煩聰聽近得舅氏書令速侍老母來京師故須再至申乞侍養伏乞明公特賜保明備錄申明上司庶幾早降指揮使旦夕得隨侍老母前去與舅氏相見則舉家數口皆生成之賜死生不敢忘大惠矣

景山伏介之再求京狀

某聞之道之於世未有一出處語默不觀夫會通象時之宜而可以有行者故時屈則屈時伸則伸伸屈無常惟其時可焉此其所以退不爲



西坡先生集卷之六  
四三  
矯進不爲妄而道無不行者也今夫乘天地陰  
陽之和以生則枝者蔓者華者實者飛者遊者  
孕者伏者雖蚊蠅之微蟻蠓之細無不羣動而  
彙出長呼而遠應也及淒風怒號高原繁霜則  
歸根反元遁匿潛伏聞無見而默無聞也物且  
尚然况於人乎是故知伸而不知屈不可與言  
出知屈而不知伸不可與言處或出或處或默  
或語莫之適而不滯於一方一曲然後可與語  
夫道可與語夫道而後可與有爲可與有爲而  
後可與有行也夫以百歲之身日夜相半而幼  
稚耆耄與夫疾苦哀樂之變又相半焉其得泰  
然於其抱伸已而及物者爲能幾日而歲月遷  
徙時不暫停士之不幸而生於昏亂往往白首  
山樊而上之人莫之聞知也幸而聖主在上貴  
人達官之爲耳目于外者明若日月此皆千載  
一日之遇而不知幾變又將緘閉遁縮而不自  
見若仰焉而莫之察使有志於天下者常若聞  
無覩而默無聞焉可不痛惜哉是故見幾之作



不俟終日而士之伸於知已如越石父之於晏平仲不爲過也某不肖少不知苦學故涉道甚淺而所得於父兄師友之教訓不爲不至聞一善言則拳拳伏膺而不敢失上遇堯舜之明又得以竊寸祿而從士大夫之末其心自以爲誦書不必多學業之必廣惟所見聞而不違先王之訓典斯行之足以爲善士矣是故雖一掾尉之末敢不自竭其愚天與之幸得伏事於旌旆之下不特累歲教誨懋其所不逮又不以爲不

肖從而薦之於朝以爲堪充縣令部司廉按之過此者又從而盛稱飾之然則公之於某豈徒平仲之於石父然哉今茲不自已若殊不知度已貪得而不足然者以士之患不在乎行已之難而在乎遇知之難某之蒙知愛於左右此千載一日之遇也果有絲髮藏之肺腑而不自見烏在其爲知已伸哉竊以今歲薦削尚有職狀未發近制許以職官狀充京削某之不肖上賴明公羽翼維持之力於今狀旣有餘矣獨京狀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爲未有果蒙終始矜念重賜拂飾他時自一縣  
一邑而有京秩之望又自門下始則生成恩賜  
天地覆載之力也夫越石父一鄙人也猶知默  
默於逐捕而獨伸於晏子某之無狀自以今日  
之進爲不妄而庶幾於知所伸明公必加察焉

代干鈐轄諫議

竊以窮者三樂達者亦三樂士君子所以成已  
成物之心於此蓋可見矣夫少而樂求學長而  
樂求仕仕而樂求知此窮者三樂也以其學之  
成思見天下之求學者樂告之以其仕之達思  
見天下之求仕者樂與之以其明足以察智足  
以知位足以舉力足以援思得盡天下賢知才  
能之士而力薦於朝是又其樂之至者也此達  
者三樂也窮者之樂以成已達者之樂以成物  
不能成已不可與語成物不能成已不足於仁  
不能成物不足於智仁智士君子之所以立也  
其可忽乎流輝逝水交臂失之佳時美遇千載  
間有故夫士君子之欲致其樂者莫不汲汲然



然則鷄鳴而起夜分僅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古人之所學者爲可知矣三月無君則吊出疆必載質古人之所以仕者爲可知矣不敢造次不仁顛沛不義其求伸也有爲牛角歌者有爲堂下之言者甚者環轍於諸侯之境結軌於千里之外古人之所以求知者爲可知矣何則時之不可失也如此夫士君子非樂於成已者也成已所以成物也成物其樂成已其所以樂推其成已者如此則所成物者固不待歷指而後知某者不肖竊有志士君子之一二者幼而獨力於學五帝三代之詩書仲尼子輿之訓辭百家諸史之載記粗常究焉所以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上之爲人長下之爲人臣至於仁民愛物忠主報國者不謂不多識之矣應舉不第始以廕補吏年且若干方得一京秩未能少有所施設日月逝矣懼將老焉此亦士之獨窮者乎伏念鈐轄安撫諫議經爲人師思見天下之學者而樂告之諄諄焉惟恐其不能學故



西塘先生文集卷之六  
所至學者雲集仕爲上達思見天下之求仕者  
而樂與之故天下之賢知其達於朝者非特門  
生交舊親戚也其達之也以其明足以察智足  
以知位得以舉力得以援凡今之仕才英智傑  
之可用於時者孰不爲公得而公歛然自視常  
若有遺焉非仁足以成己智足以成物思以致  
其樂汲汲然如古人者孰能與此此則其所以  
求伸之時也故嘗以言于左右之知者再矣伏  
聞從者治任趨召瞻望台屏精誠飛越故復喋  
喋亦以古人成己所以成物之心爲心是以如  
是其亟也

西塘先生文集卷第六

終



四庫全書





卷之四